

國權

起天啓七年八月盡崇禎元年

監官談遷孺木著



思宗紹天繹道剛明恪恭揆文奮武敦仁茂孝烈皇帝

御諱由檢

光宗皇帝第五子母才人劉氏萬曆庚戌十二月乙未日生

天啓元年九月封信王沉胡英敏令望蔚著中外知其潛德

魏忠賢竊政時善自戢晦七年二月冊妃周氏

丁卯天啓七年

八月甲午朔乙卯熹宗皇帝崩王即日入臨至乾清門西向坐

王時自危袖乾糲以入不食大官饌也群臣亦無一人至
王秉燭獨坐久之見一瑞携劍過即取視其劍留几上許以
賞聞巡徼聲勞苦之間左右欲給以酒饌安從取乎侍者云
當取之光祿寺傳旨取給歡聲如雷厥明群臣至殿門闈人
不令入告以宜用喪禮既改服又謂未成服宜如常群臣奔
走出入者三哀訢闈人得入臨司禮太監王體乾及忠賢在
喪次獨體乾令禮部備喪禮忠賢目且腫無所言群臣出獨
延兵部尚書崔呈秀入屏人語移時秘不得聞或云忠賢欲
自篡而呈秀以事未可為止之大行梓宮議安乾清宮如
光宗時王暫寓殿廡閣臣謂兄弟與父子不同梓宮奉別殿

上御文華殿如世宗時中宮移慈慶宮

桂王府成

巡撫登萊右副都御史孫國楨報東江之捷

丙辰禮部上登極儀注

丁巳信王即皇帝位於中極殿昧爽袞冕告天地謁奉先殿
仍詣大行几筵午刻御殿受朝命群臣毋賀朝時候天鳴

巡撫陝西右僉都御史胡廷宴以固原闕儲餉十五萬九千

餘金兵有十月不支者乞部速給章下所司

督餉戶部尚書黃運泰言關門馬草冬春二季以三百六十
萬為額每束價五分該銀十八萬兩向係永薊石南買納滋

獎今請以召買之價竟輸關門收買誠便從之

戊午諭礼部上皇妣貞淨賢妃尊謚及祔葬

己未頒即位詔於天下以明年為崇禎元年

庚申命大學士施鳳來同太監李永貞詣天壽山擇 先帝

陵定於澹峪嶺

止命婦入臨

巡撫登萊右副都御史孫國禎叙毛文龍宣川功頌及厥臣

上問司礼太監王体乾立枷之事對曰專處鉅惡上曰亦慘

甚

癸亥大賚文武諸臣及邊士共二百三十萬金

九月

甲子朔分鎮桃林口太監楊朝報揀漢虎墩兔西侵揀漢名

元小王子之裔嘉靖間揀漢打來孫避俺答之強與子土蠻

大成等自宣府塞外移遼左順福餘諸部以自立土蠻生卜

彥卜彥生虎墩兔原與俺答言囊為兄弟實揀主而俺答臣

也俺答封王後至卜石兔得素囊之妻兼併其地虎墩兔復

強卜石兔走河套揀漢日西向蚕食自言諸部建州雖忌揀

漢以其漁貪失馭易餌也

東廠太監魏忠賢乞辭任不許

平遼總兵毛文龍奏不平五事乞身代不許語頗激上優

容之

丙寅奉聖夫人客氏出歸私第

太監魏忠賢乞免戶部喪禮香蠟三萬金從之

西人犯寧夏鎮朔堡洪廣營總兵吳盡忠拒卻之

丁卯司禮太監王体乾辭任不允

戊辰平遼總兵毛文龍訴乏餉

己巳戶部尚書郭允厚言國諱印色藍易濃溷請錢糧事獨
硃印許之

庚午戶部奏令山東河南北直漕河黃河西岸二百里內郡
縣應解金太倉京邊各照時價改本色運至河上官自為解

庶軍民交濟上從之

巡撫天津戶部尚書黃運泰奏預計關門內外糧料計關內
兵六萬各月米五斗歲支共三十六萬七千六百石班軍兩
防該米七萬二千石馬騾二萬四千匹四月至十月月九斗
十一月至三月月一石二斗歲共二十九萬五千二百石預
備料莖二萬石計關外兵八萬歲支米四十八萬班軍二萬
歲支四萬五千石加預備糧米三萬五千石馬騾三萬五千
匹歲支莖四十二萬五百石加預貯料莖三萬石通計米莖一百
七十八萬三千石米泠臨清德州倉餘米廬鳳淮揚召買莖
泠發郡召買外有鮮米十萬石鮮布萬匹俱先期料理從之

壬申御門

丙子朝鮮國王李侗告困諭先帝已棄群臣朕嗣位其知之
瑞王府成

戊寅叙三殿功廕內臣錦衣衛指揮僉事十二人正千戶四
十七人

己卯右副都御史楊所修言兵部尚書崔呈秀工部尚書李
養德太僕寺少卿陳殷巡撫延綏右都御史朱童蒙俱奪情
非制上責其輕詆

工部尚書薛鳳翔求發帑百萬有事山陵命半之

庚辰進李從心太子太師李精白劉詒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

壬午許太僕寺少卿陳殷守制其兵部尚書崔呈秀不允

癸未宰賽百餘騎入犯恭將高勳拒之擒七人

甲申上聖母貞靜賢妃劉氏尊謚曰孝純淵靜慈順肅恭毗
天鍾聖皇后

丁亥國子司業朱之俊劾監生曹代何陸萬齡誑詞挾遁宜
罪命下獄

戊子諭停刑

督師兵部尚書王之臣言蒙古都令色俾乃蠻黃把都等以
數萬人東投建州部落多不願往建州亦疑忌不令渡河其
部衆大半西投虎墩兔慈今乃蠻黃把都部落夷目能乞兔

金玄青等男婦共五千七百三十來降臣令總兵杜文煥尤

世祿副總兵王救民祖大壽受之命安置塞外

太監魏忠賢乞止建祠上優答之其前賜額如故餘止之

庚寅立妃周氏嘉定周奎女進奎為都督同知

進張素養右副都御史專理京營陸文獻姚祚端為太僕寺

少卿陳爾翼朱大啟為太常寺少卿

太師寧國公魏良卿少師安平伯魏鳴翼並給鉄券

己丑巡按陝西御史袁鯨上言秦隴岩險鳥道一夫當關萬

人俱廢過此階文徽成番漢雜居曠徒哨聚又通北河州之

西即海虜蘭州之北即松虜海虜兄弟八枝兵十數萬乞慶

台吉黃台吉最黠黃酋見住西寧七月內叛番黃明策為引

導縱橫於松山鎮羗間每借市馬入城勾連北虜今且岌岌

矣甘鎮兵馬減於援遼京運緩於呼庚至臨洮靖虜洮岷兵

糧俱西安鳳翔平涼額編民運今欠至一二年何以稱有備

無患也

癸巳巡撫江西右僉都御史楊邦憲巡按御史劉述祖各疏

頌厥臣請祠不許

十月甲午朔廣西大盜胡扶龍平初潯州之龍山扶龍據之丙

寅掠上黃村及於武平守備蔡文龍敗沒廣西巡撫王尊德

以副使潘應龍勦之集右江兵三千七百人以恭將康承爵

領之徵右江兵四千餘人以叅將范景文領之二月進師得賊黨廖扶四為內間知胡道貴為謀主遣土舍陳威說道貴

勸賊歸舊巢威等伏兵于旁執之西江之盜始息

丙申工科都給事中郭吳治上言五事開經筵勤召對慎起居補考選課職業上是之

丁酉封劉效祖為新樂伯祿千石繼祖錦衣衛都指揮同知孝純皇后弟也

司禮太監徐應元廕錦衣衛都指揮同知王之政王國泰王永祚廕指揮使又廕徐應元周世德商輔明正千戶魯文學張宗德李承恩徐延年商作霖黃一魁李天壽副千戶王之

政王國泰王永祚范壽寧百戶又藩舊御前太監王佐陳秉

政齊本正張永慶王永年廕百戶並世襲

己亥故大學士魏廣微贈太師

進大學士黃立極太保施鳳來張瑞圖李國楨左柱國各廕中書舍人

太監冷文輔搜太倉節者銀萬二千金進備恩賚上善之

庚子上皇兄大行皇帝尊謚為達天闡道敦孝篤友章文襄

武靖穆莊勤愨皇帝庙號熹宗初本哲上定為愨

辛丑頒詔於天下

遼東前屯火燬三千八百餘家

吏科都給事中陳爾翼上言楊所修奏仰体聖孝諸部臣屢
疏乞去夫君臣上下可相安無事而播弄多端葛藤不斷聞
東林餘孽徧布長安欲因事生風憂不在小乞勅下廠衛五
城緝訪上曰群臣流品經先帝分別澄汰已精朕初御極
嘉典士大夫臻平康之理不許揣摩風影致生枝蔓

談遷曰甚哉僉人之過慮也覘覓將銷免窟欲避遂以緹
校箝結將來之口李斯督責銘試新主幸未中其說薄示
優容彼輩益自以為得計矣逐漁者濡逐獸者趨無足怪
也

壬寅大理寺右寺正許志吉報吳菴春家貲共六十萬五千

有奇程夢庚家貲十三萬

太學士黃立極等請開經筵命俟以明春十六日始

司禮太監王体乾魏忠賢廕錦衣衛都指揮僉事賚褒典礼
也

增武舉二千

命總兵王世忠出關撫賞世忠故南関遺裔也仇建州來歸
與虎墩兔憨為姻賞使候其營故督師王之臣奏遣

朝臣各捐陵工

甲辰議大行陵費二百餘萬

錄東江功太監魏忠賢王体乾徐應元等及胡良輔金捷郭

尚札各廕錦衣衛都指揮同知苗成指揮僉事邊進朝等二
十一人各百戶崔呈秀廕錦衣衛指揮同知餘賜金幣有差
乙巳諭遣尊光廟莊妃李氏上念幼時撫育也

丁未御史楊維垣劾兵部尚書崔呈秀與舊輔馮銓爭權嗾
吳淳夫攻之淳夫一卽官不數月已躋卿貳於是群起其門
未幾河南道關越次用倪文煥其弟凝秀為浙江總兵尤可
異者以不祥之人經理三殿工程呈秀奏辨蕙求守制未允
已酉始日講御文華殿命免講帝繼圖說以祖訓通鑑進講
庚戌故太子少保吏部尚書趙南星卒南星字夢白商邑人
萬曆甲戌進士授汝寧推官歷文選員外卽癸巳進考功卽

中佐內外澄如水鏡吏科都給事中王三餘黨首相池一貫
橫驥片之一貫衙馬借他事削籍家居三十餘年泰昌初起
太常寺卿壬戌冬進左都御史癸亥主內計旋進吏部尚書
渴善狃惡風行斧斷初家居時以丙辰丁巳內計趙吳邦开
詩教等亂政掌癸亥計典著四凶論以斥之方其入朝也大
理寺卿周應秋知其柄用郊迎結權南星益鄙之歎曰吾入
山三十年安知士風至此乎見大學士魏廣微以父執自居
廣微力排之中旨削奪山西巡撫郭尚友詎其賤追論成振
武衛子清衛成莊浪衛甥王中胤成永昌衛南星日短衣執
士伍崇禎初赦至巡撫羊志夔護璫必需部符方釋卒於戌

年七十八尋贈少保謚忠毅廢子清衛中書舍人

高汝棻曰高邑自司理以至統鈞勁節剛方以砥礪朝綱主持世道為已任中間觸忤忤忤逆保護忠良合則留不合則去羊裁凜凜有古大臣名而其大者尤在剖露良心惟不昧良心是以身家性命一切置而不顧甚而室家永訣骨肉投荒舉不足動其一眦意劉忠宣曾以逆瑾遠戍高邑方之忤璫事既同受禍又復不異使得天假以年其事業寧以忠宣終哉

楊維垣又勅兵部尚書崔呈秀貪瀆橫肆及淳夫倪文煥李應荐等上未即罪

壬子海盜鄭芝龍鍾六破海澄又犯中左所以提兵俞咨臯勾夷激之賊舡甚衆徧於漳泉咨臯度不支越城霄遁

癸丑順義王卜石兔上表貢馬自萬曆癸丑襲爵與色令台吉爭事屢率衆脅邊七月同哈喇慎王子五路台吉與揅漢構募住威寧海子大同總兵張家楨嚴為備至是始貢

乙卯起岳和聲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

丙辰工部都水主事陸澄源上言四事正士習糾官邪安民生足國用其正士習略曰比來士氣漸降惟以稱功頌德為事厥臣魏忠賢服事先帝論功行賞自有常典何至麗喻開國爵列三等蟒土徧宗親京堂外廷奏疏不敢明書

忠賢姓名盡廢君前臣名之理
於海內奔走在於

域中士習漸降莫此為甚上不

丁巳巡按直隸御史賈繼春劾崔呈秀不忠不孝報聞

戊午武選主事錢元愨上言近年以來百辟卿士不媚天子

而媚奸臣至與廝賤隸貨緣板附立躋显要玷列卿行汚濫

朝署常伯有績貂之誚爛羊吳閩內之謠甚非盛世所宜有

也厥臣魏忠賢以象罔之姿供綴衣之役先帝念其服勤左

右假以事權群小蟻附勢慚難返稱功頌德布滿天下幾如

王莽之妄引符命列爵三等昇於乳臭幾如梁冀之一門五

侯徧列私人分置要津幾如王衍之狡兔三窟與珍輦寶藏

積肅寧幾如董卓之郿塢自固動輒傳旨鉗制百僚幾如趙

高之指鹿為馬誅鋤士類傷殘元氣幾如節甫之鈎黨株連

陰養死士陳兵自衛幾如桓温之壁後置人使先帝早知其

橫亦必有以處忠賢矣即

第散死士輸蓄藏使

死宜勒歸私

尾大之慮魏

茲茅土汚此

張休乾鍛鍊

之陳大同號稱

永俱明暴其罪

作白

實承天守備太

進並免

觀之誅何異凡

王秀也金珠非

不知幾何人也

異市麗如

且臺臣法紀之司也曾未有一

總憲獨坐之位也曾未有獨坐而兩有之自呈秀始先帝不

豫不親政務而連章累牘頒爵賞而列封廢群臣謝恩即賓

天之日以此定賊臣之罪案而魏忠賢之案亦可以言也茅

土傳於一時廟食遍於天下誠從賊臣以問厥臣能無媿心

否

刑部員外郎史躬盛論魏忠賢罪狀舉天下之庸恥漸滅尽

舉天下之元氣剝削盡舉天下之官方紊亂盡舉天下之生

靈魚肉盡舉天下之物力消耗盡報聞

庚申貢生海鹽錢嘉徵上言魏忠賢十罪曰並帝封章必先

開白至稱頌功德上配先帝及奉諭旨必云朕與厥臣從來

有此奏体乎曰後后皇親張國紀未懼不赦之條先帝令忠

賢宣皇后滅旨不傳致皇后於御前而折逆奸遂羅織皇親

欲致之死類先帝神明祇膺薄德不然中宮幾危曰美兵祖

宗朝不聞內操忠賢外脅臣工內逼宮闈操刀禁苑之中曰

二祖列宗高皇帝垂訓中涓不許干預朝政乃忠賢一手障
天仗馬輒斥蠶毒縉紳蔓連士類凡錢穀衙門邊腹重地漕
運咽喉多置腹心意欲何為曰剋剝藩封三王之國莊田賜
賚不及福籓之一而忠賢封公侯伯之土田揀選膏腴不下
萬頃田無聖先師為萬世名教主忠賢何人敢祠太學之側
曰濫爵古制非軍功不侯忠賢竭天下之物力佐成三殿居
然襲上公之爵視不知省曰邀邊功建州犯順以耒墮名城
殲士女殺大帥神人共憤今未恢復寸地寧遠稍捷袁崇煥
功未克終席不及煖忠賢冒封侯伯假遼陽廣寧復歸版籍
又何以酬之乎曰股民脂膏郡縣請祠不下百餘計祠費五

萬餘金敲骨剝髓孰非國家之膏血曰通同關節順天鄉榜
二十六日折卷而二十四日崔鐸貼出復上賢書其責綠要
挾不可勝數疏上報聞

故大學士朱國禎于祭墓謚文肅

揄漢西攻擺言台吉哈喇慎諸部諸部多潰散或入邊內避
之

辛酉戶科給事中段國璋劾吏部尚書周應秋

工部郎中湯齊奏荐善廣陳仁錫楊世芳給事中王夢尹

黃承昊虞廷陞報聞命該部酌用

奉太監魏忠賢回籍寧國公魏良卿改錦衣衛指揮使東安

侯魏良棟改指揮同知安平伯魏鵬翼改指揮僉事
太僕寺卿署河南道御史倪文煥吏部驗封郎中周良材主事
張元芳並劾免

禮科都給事中吳弘業論吏部尚書周應秋南京兵部右侍
郎潘汝楨及崔呈秀子鐸倖奉報聞

釋鄧漢遣戍

壬戌上御日講畢召閣臣入便殿出督師王之臣疏示之曰
王之臣自云贊員又云虛拘非內臣牽制之乎可盡撤各邊
內臣以勅上

巡按直隸御史賈繼春上八事保聖躬正疏体重爵賞數名

善課職業罷祠費開言路矜廢臣報聞

工部尚書吳淳夫太僕寺卿白太始官生尚室司卿魏撫民
並劾免東廠太監王体乾有罪免

十一月甲子朔巡撫宣府右都御史秦士文言揅漢虎墩免愆
爭哈喇慎所分部落謀犯塞宜豫為備時揅漢傾巢而西以
舊遼陽讓建州殺哈喇免直抵殺胡堡免歸化城奪銀佛寺
敗習令色等

漕運太監李明道崔文昇免

戶部主事劉鼎卿劾大學士黃立極報聞

安置太監魏忠賢於馮陽諭曰朕聞去惡務盡御世之大权

人臣無將有位之炯戒我國家明懸三尺嚴繩大懲典至重也朕覽諸臣屢列逆惡魏忠賢罪狀具已洞悉竊思先帝以左右微勞稍假恩寵忠賢不報國酬遇專逞私殖黨盜弄國柄擅作威福難以枚舉略數其槩皇兄懷寧公主生母成妃李氏假旨革奪金寃未雪偏裕妃張氏立致棄生借旨將敢諫忠直之臣羅織削奪又同心腹酷刑嚴拷誣捏誑私立斃多命他若蹇諤痛於杖下柔良苦於立枷臣民重足道路以目而身受三爵位崇五等極人臣未有之榮通同客氏表裡為奸先帝彌留之時犹叨恩晉秩亡有紀極賴祖宗在天之靈天厭其惡神奪其魄罪狀畢露朕思忠賢等不止窺攘名

器紊亂刑章將我祖宗蓄積貯庫傳國奇珍異宝金銀等朋比侵盜幾空本當寸磔念梓宮在殯姑寘鳳陽二犯家產籍没入官其冒濫宗戚俱烟瘴永戍於戲大奸脫距國典用彰苟麗於辟情罪允孚初上神明自操忠賢黨盛莫發其奸楊維垣首糾崔呈秀自相携貳猶未刺忠賢也陸澄源錢元愨直劾忠賢至錢嘉徵十大罪疏上忠賢不勝憤哭訴於上上不聽客魏相倚知信即內監徐應元為上所任忠賢屈身事之餽之以異宝告以辭東廠印應元果為間至是謫忠賢屬陽祖陵司香命太監張邦詔等籍客魏家產

談遷曰逆閹在於肘腋若急霆迅雷以處之事或可測惟

探驪如睡市虎不驚使彼志漸安疑忌稍泯始出之外定
尋置中都紆徐容典朕後司寇操三尺以律之或曰良卿
輩屠沽下劣崔呈秀田爾耕亦淫黷遂真諒不同心作賊
何事過計噫長木之標無不仆也瘞犬之噬無不噬也典
具一擲寧為萬全

復熹廟成妃李氏封號

釋劄鉗兵備道副使耿如杞獄復其官

吏部尚書周應秋免

夏冬彘曰當逆璫時舉國皆狂最甚者為五虎五彪然皆
由崔呈秀以進或謂李夔龍不應在五虎之數尚有甚焉

者如周應秋為十狗之首其貪鄙不可言其罪亦不在虎
彪下也

工科給事中陳維新論錦衣衛左都督田爾耕報聞

乙丑太僕寺少卿署御史龔萃肅安伸各劾崔呈秀等報聞

安置太監徐應元於顯陵明年二月戊鳳陽

張凌雲陳大同各劾免凌雲等俱匠役官太僕寺卿

河南提學副使潘曾絃奏荐前編修陳子壯方逢年累臣耿
如杞等上是之

丙寅兵部尚書田吉免

戶科給事中李覺斯奏荐前兵部尚書王永光詹事蕭命官

司業賀逢聖庶吉士楊汝成馬之驥閃仲儼等宜開其禁個從之

太僕寺少卿劉徽言四事君德主权王道人情報聞

丁卯諭兵部曰逆惡魏忠賢炫竊國柄蠹盜內帑誣陷忠直草菅人命本當肆市以雪衆冤姑從輕降下思自懲將素蓄亡命之徒身帶皂刃環擁隨護勢若叛然令錦衣衛官旂即時擒奏

太僕寺卿署御史張文熙奏荐前御史高弘圖糾提督操江右僉都御史劉志選命削志選籍

戊辰撤各鎮內臣諭曰先帝於宣寧關薊寧遠東江分遣內

臣協鎮一柄兩操侵尋滋弊封疆事重其能堪此矧官官觀兵古未有戒朕今於各鎮守內臣概撤一切相度机宜約束吏士俱聽總督便宜調度無復委任不專以藉其口各內官速馳驛回京

庚午復撫寧侯朱國弼祿

錦衣衛左都督田爾耕孫雲鶴巡撫延綏右都御史朱童蒙並免

左副都御史署工科給事中郭吳言論崔呈秀魏忠賢之罪上是之

御史王會圖劾崔呈秀妻妾弟蕭惟中本倡家今任密雲都

司濫秩至此報聞

罪監魏忠賢宿阜城旅舍其黨密報上旨知不免夜同李朝欽自經忠賢少飲博無賴至傭汲忿而自閹客其資之直東宮侍皇孫以飲食中其欲初直東宮有風道人宿朝天宮日歌市中曰委鬼當朝立茄花滿地紅客氏

辛未儀制郎中劉夢潮論右都御史署順天府尹李春茂巡撫山東右僉都御史黃憲卿俱媚祠春茂奏辨不聽免之壬申戶部員外郎王守履劾崔呈秀及吏科都給事中陳爾翼黨奸荐舊輔韓爌上命削呈秀籍陳爾翼閑住舊輔韓爌清忠有執下所知之爾翼又疏辨守履當上早朝御門出班

面糾爾翼上以守履突仗鐃三級調外

巡撫順天右都御史單明詡免

魏良卿下詔獄

癸酉刑部主事耿應昌言四事釋累臣遵法律重詔獄禁告密

戶部郎中劉應遇上言天下六大若違繫獄死追贓仕塗去就新進禁錮廷臣被劫上然之命逮死各臣贓銀盡免之釋其家屬

甲戌復故太監王安官予祭墓立愍勞祠

戶部尚書張我績刑部左侍郎陳九疇免

勅部院曰臣惡魏忠賢弼先帝之罷靈柩朝廷之威福密聽
群奸矯誣善類稍有觸忌肆行慘殺數年蠱誣不知幾許削
奪不知幾許幽圜蔽目沉黑弥天冤抑所積上干玄象致星
隕地裂歲侵兵連今魏忠賢崔呈秀天刑已殛臣民之憤稍
舒而詔獄游魂猶鬱錮籍譽髦未伸豈所以成朕維新之治
今應褒贈卹典褒贈應廕恤卹卹典廕恤應復官卹典復官應
起用卹典起用應開釋卹典開釋勿致久淹傷朕好生之意時
崔呈秀婦薊州列姬妾并列珍異酒器縱飲一卮卽擲壘
之飲已自經

降刑部主事耿應昌三級調外應昌初請裁東廠再被誥
責故有是命

乙亥工部尚書楊夢霖請停新例以前有納貢及通判運判
附學生王官長史之例也

丙子崔呈秀子鐸覆試僅構二義命削籍戍邊
刑部尚書薛貞總督薊遼兵部尚書劉詔免

戊寅夜月食

己卯廷推閣員上召大臣及吏科都給事中魏紹乘河南道
御史於軫清宮拜天下之遂閣諸臣名納於金瓶夾之得錢
龍錫李標來宗道楊景辰閣臣以時艱求益復得周道登劉
鴻訓而次所及王祚遠為風墮覓之無跡事訖則落施鳳來

身後也於是進錢龍錫楊景辰來宗道李標周道登劉鴻訓
並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直文淵閣遣官召龍錫標道
登鴻訓

趙維寔曰論相須詳品望拈枚非体昔五季時唐廢帝從
珂嘗納數名琉璃瓦中挾得盧文紀後相業亦不光蓋上
英智特借此以破河黨非真謂是能得人也

諭月食脩省求直言

上林苑監典藉樊維城直糾諸臣最著之賍如曰吉田爾耕
吳淳夫及兵部郎中王登三吏科都給事中陳爾翼報聞

庚辰乳媪客氏有罪赴浣衣局掠死太監王文改嚴訊之招

宮人任身者八人蓋出入掖庭多携其家侍媵覲如呂不韋

稍更數月事悉言哉幸天奪之速也子侯國與下詔獄

辛巳錦衣衛指揮方弘璜言本衛利弊且荐南鎮撫司劉僑

前北鎮撫司徐本高上是之

大興知縣饒可久訟故左副都御史楊連之枉且乞改三朝

要典上以要典未易輕議鑄二級

壬午御史楊維垣劾太監李永貞劉若愚佐逆報聞

癸未山陰監生胡煥獻論大學士黃立極施鳳來張瑞圖李

國楷當親忠賢專權不能匡救且揣摩意旨專事逢迎浙直
建祠各撰碑稱頌今宜俱罷又提督張樸史永安巡撫毛一

鷲秦士文王點姚宗文楊邦憲李精白郭增光巡按卓邁盧
承欽許其業劉弘光黃憲卿俱請祠乞加寃奪因荐韓爌劉
宗周林釭文震孟顧錫畴方逢年鄭鄞沈惟炳郝士膏章允
儒熊奮渭王心一等宜加錄用上以逞臆輕詆下廷訊論杖
除名

謫太監李實奉御安置南京涂文輔司香鳳陽

工部尚書楊夢袞孫杰左副都御史李燮龍免

戶部員外郎王守履奏逆黨文臣崔呈秀田吉吳淳夫李燮
龍為五虎武臣田爾耕許顯純孫雲鶴楊乘崔應元為五彪

乙酉巡撫貴州右副都御史陸獻明言安位雖以水西為穴

而貴陽城北綿亘千里謂之水外步苗時時報賊一過
河仲苗群起應之在滇則安效良在西粵則泗城等州而蜀
之鎮雄四上司皆賊之應援而奢崇明結賊同謀於水內故
安邦彥等桀驁難馴若得蜀兵五萬分扼於永寧遵義滇兵
五萬進蹙於雷益烏撒一帶黔兵七八萬分布於思腊三空
陸廣之東西同時並進則賊可授首矣

巡按直隸御史卓邁劾司札太監李永貞其狡過於忠賢乞
下法司明正其罪遂下永貞獄

丙戌巡視南城御史王會圖執左都督楊六奇蓋親忠賢從
婿走蘆溝橋執以聞

故右都督張國紀詐寃復之

丁亥巡按山西御史劉弘光言四事勤召對廣考選辨寃抑
惜人才上是之

錦衣衛左都督田爾耕削籍：其家爾耕婪毒好羅織都察
院經歷許九臯劾之

戊子御史曹谷以戶部主事陳此心請解禁錮并改三朝要
典獨不思要典為三朝慈孝作也必不可更報聞

己丑司禮太監李永貞戍顯陵初永貞辭任聞逆賢敗其黨
徐應元王國泰俱免於是餽太監王體乾王永祚王文政各
五萬金各快世以獻內承運庫李永貞知之即遁久而獲之

赴戍所

大學士黃立極免賜金幣行人護行歲給廩役

瑞王分封漢中莊田八千頃畝稅三分有司輸納

止蘇杭織作諭曰朕自御極以來孜孜民力艱苦思與休息
惟是封疆多事征輸重繁未遑蘇豁織造雖上供急需朕痛
念連年加派絡繹東西水旱頻仍商困役擾民不聊生朕甚
閔焉今將蘇杭見在織造地方官解進梁棟不必候代即回
員缺暫停朕不忍以衣被組紉之工重因此二方民稍加軫
念用示寬仁俟東西底定之日方行開造以稱朕敬天恤民
至意

總督倉場戶部尚書蘇茂相言京軍歲放三百餘萬石今京
通二倉米止一百二十六萬九千五百七十三石今猶以舊
積支吾後將何繼錦衣衛官於萬曆間僅一萬七千七百六
十餘人逆璫增補見在三萬六千三百六十餘人多支米二
十七萬有奇又思匠官冊七百五十三人今增補見在三千
二百八十八人多支米三萬餘石乞查覈上從之

曹思誠為左都御史改蘇茂相刑部尚書起霍維華兵部尚
書協理戎政張鳳翼為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總督薊遼
特召袁宗煥為左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王應芳為右都御
史巡撫順天

辛卯太僕寺卿梁亨環劾免

癸巳戶科給事中李覺斯上言京中五虎五彪之謠王守履
疏遺五虎之一臣訪為倪文煥命下文煥獄

揄漢虎墩兔愁與習令色盟歸化城以合把氣喇嘛守之東
行降兀慎擺腰明暗等酋

十二月甲午朔上以崔呈秀負國忘親通同擅權雖死尚有餘
辜法司其按律暴其罪

乙未監生王之昂言大理寺副許志吉借黃山一案害民遂
連志吉下詔獄

吏部右侍郎兼左都御史許宗礼乞休不允刑部左侍郎李

若珪疾免

賈繼春為右僉都御史秦士文為兵部左侍郎

丙申侍講孫之獬言三朝要典近謂逆魏禁錮人才之書意祖宗在天之靈愾然不安乞皇上親序其首仍命史館以處分規崔事附錄庶要典自明逆黨自正矣

談遷曰孫之獬非護要典也護纂脩要典者也度不自堅駕求宸翰心勞日拙人見其肺肝然噫將熹廟序不足重乎亦自見矛盾矣

工科左給事中加右副都御史陳維新言要典不磨毋容更持兩可報聞

丁酉覈數魏忠賢戚屬諸閹濫廕

戊戌解經傳為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謝文錦為南京右僉都御史提督操江以耿如杞為太僕寺卿

己亥故貴陽府同知王胤昌予祭墓立祠廕子世駿錦衣衛百戶

撫寧侯朱國弼論戶部尚書郭允厚媚璫報聞

庚子郭存謙為光祿寺卿

辛丑大學士黃立極施鳳來張瑞圖李國樞奏辨臣等未嘗為忠賢作碑文其食客遊士竊為之至於取旨褒贊則亦文書官稱上命票擬臣等不能盡職計惟有見幾之作而彼且

操虺蝎之毒以隨臣等於後蓋彼不惟視臣等之去就輕而視臣等之生死亦輕且夫以去就生死爭之而有益於國猶若可為也虎狼之性愈觸則愈怒不得已徘徊其間冀有毫髮之益於國則亦少盡區區之心耳

壬寅大學士來宗道進太子太保孟紹虞為禮部尚書

癸卯雲南道御史楊維垣加太僕寺少卿

甲辰諭廷臣曰逆者上天垂戒月食太甚傳曰月食修刑得非無辜舍怨兆民愁苦致然與九卿科道各陳安民察吏富國籌邊之策朕將採行之毋虛文塞責

禁章奏先泄旨抄傳

裁光祿寺胥官八百二十一人

乙巳釋放大理寺少卿惠世揚御史方震孺獄李承恩論減時刑部尚書蘇茂相謂律僭用龍鳳紋杖一百徒三年即使承恩不在八議之條亦無死法况世廟之親甥乎從之丙午李從心為戶部尚書總督倉場

丁未順義王卜石兔來貢

故建文臣練子寧裔孫一奎奏求恩卹下部復其官

戊申巡按直隸御史宋楨漢請卹故工部郎中萬燦籍田爾耕孫雲鶴張休乾楊寔許顯純家報可

己酉南京御史劉漢言四事崇正學以培治本勵廉恥以清

仕路惜名器以尊體統重耕農以節財用上是之命吏部清
汰加銜

魏良卿侯國吳伏誅客光先客璠客氏凡姪楊六奇等永戍
裁南京兵部右侍郎

復給韓爌劉一燝馮銓告勅致仕

起錢象坤為禮部尚書李康先唐大章為左右侍郎汪輝為
吏部左侍郎徐光啟為詹事林鈺國子祭酒劉鍾英為國子
司業莊際昌為左諭德丁進為右贊善

癸丑李從心仍太子少保戶部尚書攝右侍郎事

甲寅諭吏部凡會典額外官如添註添設者有關勿推補文

臣非正卿武臣非勲爵總兵官非實有功者不得加保傅等
銜命吏兵二部嚴加清汰

乙卯大孝士施鳳來奏辨胡煥猷引陳平周勃狄仁傑事古
人無譏何臣之未諒也

談遷曰平勃仁傑古有幾人乎先臣李文正頗似之亦蒙
談於世平湖憤輒以藉口善學柳下惠者莫如魯男子也
復故熹廟裕妃張氏封號卜葬初裕妃忤客氏魏忠賢被譖
幽之餒死

文安之為南京國子司業

丙辰命定逆案先命五虎五彪下法司議罪刑部議崔呈秀

外吳淳夫倪文煥當削秩奪誥命田吉李夔龍視職田爾耕
許顯純嘗違論楊寨孫雲鶴崔應元當削奪上以未蔽法命
再疑：夔龍淳夫文煥吉追贓遣戍爾耕顯純論死應元雲
鶴寨戍邊

丁巳錦衣衛都督鄭士毅奉命裁覈冒濫言舊額旗役三萬
人不許命同部科往

吏部右侍郎許宗礼辭兼右都御史

庚申召故御史張慎言等

前尚寶少卿黃正賓言臣戍太同內臣尅減馬價各軍鼓噪
毀官署劫典舖將吏叩頭求免比撫按劫內鎮之威莫敢奏

聞边防壞盡即一鎮可推各鎮故閹官者天下禍本也交結
連化作禍者魏廣徵發縱指示者徐大化也大化浙產冒籍
京師以考察部郎不二年驟躡尚書督理大工尅減工銀無
筭程呈芬妬其專利詆於忠賢令閑住大化睹璫局必敗與
表姪楊維垣密謀令首叅呈秀為翻局地乞褫秩逐之
上命楊維垣不許往京師徐大化令回原籍

辛酉上以嘉興湖州史命改折田租有差

揀漢虎墩兔懸駐獨石塞外賚賞且東侵豐州灘套虜爾奔
勒吉能告援

孝純劉太后祔慶陵玄宮稍廣其制故前祔孝元孝和二太

后今祔孝純適相當也

戶部覆海外軍餉

遼東前鋒提兵朱梅私言建州之喪且議款上切責之上御便殿閱章奏聞香烟覺心動疑之出步階墀間乃定命撤炉香諭司香內官此何來曰宮中舊方上叱之後不許造毀其餘太息曰皇考皇兄皆為此誤也

戊辰崇禎元年

正月癸亥朔上御皇極殿天下官來朝

永年縣大風雨晝晦

丁卯編修倪元璐上言臣典試復命入都印抄凡攻崔魏者

必引東林為並案一則曰邪黨再則曰邪黨何說乎以東林為邪黨將復以何名加諸崔魏之輩崔魏而既邪黨矣向之首劾忠賢重論呈秀者人邪黨乎夫東林則亦天下之才藝也其所宗主者大都稟清挺之標而或繩人過刻樹高明之幟而或持論太深此之謂非中行則可謂之非狂狷不可也且天下之議論寧涉假借而必不可不歸於名義士人之行己寧在矯激而必不可不準諸廉隅自以假借矯激深咎前人於是彪虎之徒公然起而背叛名義毀裂廉隅矣於是連篇頌德匝地主祠矣夫祠德不已必將勸進生祠不已必且呼嵩而人猶寬之曰無可柰何不得不然耳嗟乎充一無可柰

何不得不然之心又將何所不至哉議者能以忠厚之心曲原此輩而獨持已甚之論苛責吾徒亦所謂悖也今大獄之後豪傑僅存况奉息綸屢禪酌用而任事諸臣似猶以道學封疆四字持為鉄案雖或薄從游雪未引同升原諸臣之心或亦深防報復臣以為此過計也水落石出正人相見總屬崔魏之異已即可化牛李為同心况年未借東林以媚崔魏者其人自敗即不需東林報復若其不附崔魏又能攻而去之者其人既已喬嶽矣雖百東林烏能報復之哉事理甚明迷者不悟臣所謂方隅未化也韓爌清忠有執上所鑒知而廷議殊有異同可為大怪即如紅丸議起大臣閔默爌獨侃

侃條揭明其不然夫孫慎行君子也爌且不附况他人乎迨叔奸大張爌抵觸投劾今推轂不及則徒以票擬熊廷弼一事耳夫封疆失事繫於有徒而時議獨殺一廷弼豈平論哉此爌之所以閣筆也然廷弼不死於封疆而死於局面不死於法吏而死於奸璫則又不可謂後之人能殺廷弼而爌獨不能殺之也又詞臣文震孟正學強骨三月居官昌言獲罪有人如此雅謂千秋今起用之旨再下謬悠之譚日甚加之窩盜豈以其前兄從龍不逞之事乎夫人知從龍以為之兄不知有文徵明之特行文彭之至德以為之祖父且賢愚相越舜象已然不問柳下惠厲盜跖之誅司馬牛受向魃之

罰震孟何罪遭此嫌讖臣所謂正氣未伸也搃之臣論不主
調停而主別白韓煥文震孟不多二臣之用舍而多一日之
是非至於海內講學書院凡經逆璫矯旨拆毀者併宜葺復
如故蓋書院生祠相為貞勝生祠毀書院豈不當復哉上曰
朕屢旨起廢務秉虛公有何方隅未化正氣未伸各書院不
許倡言創復以滋紛擾

吏科給事中劉漢儒言畿民之困自發難以未征派無虛日
而最苦者莫若招買豈料給價常少給期常遲貴賤既不相
同而緩急又不相應是名招買而寔加派也請明年為始凡
府州縣三分之一乞解折色上是之下所司

戶科給事中楊時化言裕軍需恤窮民略曰軍需首亟糧餉
次則兵甲硝黃等物聞津運之餉關外者米荳半折乾健兒
得銀易於蕩費羽書孔棘商販不至即有銀安糶乎如海運
多漂沒其存留者遂不報此計部日運而關外日匱也兵甲
不堅利虜得我甲冑三而造一臣卿出硝出黃出鉄商販至
價不時給即給而抽扣常例之費十去其五嗟乎上下相蒙
如是而欲士飽馬騰何可得也海內民窮極矣不独苦加派
也亦貪殘之吏藉口考成多方朘削以盈谿壑之欲敲骨見
髓國家有貪酷拿問之例而曾不知懲則撫按之責也大抵
循良者恟懼無筆或自負居官無媿不肯逢迎而慳熟無骨

及狼狽有子者又獲上者而駕其上虛聲進而實政抑撫按
之舉勅多與民間之是非不符何以令暴汚知戢乎故察吏
安民毋使吞舟漏網即足食之上策也章下所司

戊辰大學士楊景辰八朝

兵部尚書霍維華奏辭新命且述忤瑞始末薦周道登郭華
不允辭

已亡巡按直隸御史賈繼春奏薦故輔韓爌葉何高部臣張
問達孫居相曹于汴喬允升蔡毅中都御史馮從吾詞臣錢
謙益列卿翟鳳翀梅之煥臺省高弘圖張慎言倪思輝王大
年張論周士樸劉廷宣周昌晉田瑜安伸練國事陳必謙房

可壯阮大鍼王志通汪泗淪王一中張捷

庚午工科給事中顏繼祖言株連之網宜開黃山之局宜結
起廢之特典宜填逆璫之遺穢宜除上大是之

壬申戶部尚書郭允厚言天津餉額米從浙江湖廣山東南
直而至葦從山東北直而至道府餉司又寔董之諸臣終歲
經營而軍中時時告匱臣攷其故皆收運委官未免侵漁折
乾之故也夫本色五斗可飽通用而折銀不過三四錢市脯
沽酒不兩三日而畢矣擬臣部之措發無欠而倉庾寔無顆
粒也章下所司嚴禁之

大學士來宗道楊景辰同知經筵日講

趣總督張鳳翼赴閩移順天巡撫王應豸於喜峰口

癸酉禁衣飾僭侈及婦女金冠袍帶等從御史梁天奇之言也

甲戌上御文華殿講訖諭九卿曰月食脩省令百官條對卿等大臣何未之見也因手勅示之

戒諭百官曰朕聞除奸賞俊人主之大权畢力竭忠人臣之大節故必藉勸繩以維法守戒履轍以勵新圖今為爾文武百官明詔之通者逆惡罪樞表裡為奸盜竊國柄賞罰無章上累先帝之明下結萬民之怨此爾諸臣所目見也幸正國法內外廓清自今各脩職業毋懷私憤事大奸既除職掌還之各司而犹不致忠竭節亦非所以事朕也至內外各衙門

積弊未清諛部院自行簡奏勿事虛文大要為國節財為民擇吏固圉者以封疆為重守土者以民困為本其有挾私壞公逞臆熒聽不從國家起念專以窺矚妄營者朕不時廉察决不輕貸一切奏議有闕國計者遵我祖宗舊章不得妄議紛更惟其大法小蕪柔遠寧邇以佐朕平明之治命司禮監斥賣魏忠賢田宅因以賜第請上曰俟東西底定留賜第以待功臣榜曰策勳府

督師王之臣奏安插降夷分置關西薊鎮宣大凡千五百餘人

減黃山價仍十二萬金前許志吉增共二十五萬巡撫李待

問奏減之

乙亥工部尚書薛貞免

丙子夜月食

丁丑江西道御史林棟隆言六事重票擬申公論惜爵賞嚴
核實慎言路審机秘報聞

戊寅吏部大計命下貪官於理

己卯兵部請移毛文龍於蓋套下廷議移督帥於關門

畢自肅為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

禮科給事中仇維禎劾驗封司郎中周良才保定府同知王
象復太僕寺卿署工部郎中徐四岳太僕寺少卿梁夢環俱

黨逆漏網報聞

庚辰南京給事中陳党言六事定聖志隆泰交惜人才慎邊
功息紛囂重名器上嘉納之

工科給事中顏繼祖言海盜鄭芝龍生長於泉盡知虛實聚
徒數萬劫富施貧民不畏官而是盜總兵俞咨臯與吳淳夫
為兒女姻丙寅招撫之議實飽賊囊舊撫朱欽相聽其收揚
祿楊策以為用然撫寇之後必散於原籍而咨臯招之海即
寘之海今日受撫明日為寇昨春中左所之變朱一馮嚴檄
楊祿楊策杳然無踪咨臯始縮舌無辭而錢神有灵冰山足
倚聽強寇蹂躪內地同安海澄問故閩帥不可不去也朱一

馮忤淳夫不安其位而在閭久才識並練不妨久任故闈撫
必不可不留也上是之速咨臯下法司

御史羅元賓言國家不得其理者無實心任事之臣則門戶
為之祟也自東林出聚徒講學非不善也然壇坫設而標榜
起標榜起而依附生不肖者因而排異已侵朝權於是有攻
東林者出大攻者攻其頗僻以偕之大道可也乃於人則引
繩批根於已則堅營固壘以彼為我敵明以我為彼敵人或
自處多瑕呼朋樂善當攻人之時已開人攻之隙各攻各守
遞勝遞負有自來矣今奸邪殄滅世道一新然所誅罪璫耳
罪樞耳何英於門戶亦何英於攻門戶者事也而得毋喜其

局可翻伏机設窵以圖報復惑也又得毋切：然憂其局可
翻力為防遏以彌縫其間亦惑也夫君子小人互相指之名
今日之世草道也不惜草小人恣禍之階并宜草君子道長
之名不惟草借門戶以錮人之弊并宜草借門戶以圖報之
端上嘉納之

辛巳命內臣俱入值非受命不許出禁門
御史楊維垣言詞臣持論之偏指倪元璐

壬午上熹宗皇后張氏尊號為懿安皇后移后慈慶宮

上以常州去年水灾折捐有差

癸未進御經筵

賜外官卓異二十四人宴

復故南京兵部右侍郎岳元声秩

甲申發帑金三十萬分給宣大東江

命安置降夷於延綏寧夏甘肅固原間初兵部請處之山海

關三屯營不許

頒懿安皇后詔

乙酉復故大學士劉一燝職

丙戌翰林院編修倪元璐上言臺臣楊維垣有詞臣持論甚
謬一疏辨難甚力怪臣盛稱東林以東林之尊李三才向護
熊廷弼然亦知東林中有首參魏忠賢之楊漣及提問崔呈

秀之高攀龍乎且當時於三才特惟其揮霍之略未嘗不指
之為貪於廷弼時未即西寺之誅未嘗不坐之以辟則猶未
為失論失刑也今魏忠賢窮兇極惡積贓正寔維垣猶曰厥
臣不受錢厥臣為國為民而何況李三才以虎彪之結交近
侍律當處斬奉有嚴諭初擬止於削奪維垣不聞駁正又何
尤於昔人之護廷弼者乎而以臣為謬臣不受也維垣又怪
臣盛稱韓爌夫舍爌觸璫嬰禍之蹟加以說情罔利已非矣
如廷弼爌特票免一梟未赦而欲用之也王廷弼行賄之說
逆璫借為楊左諸人追贓地耳逆璫初擬用移宮殺楊左諸
人以難於坐贓改封疆之案派贓毒比此天下共知維垣柰

何尚守是說乎至不附孫慎行君子之說臣言原非矛盾蓋
慎行清望較王之寀不同紅丸議雖刺深亦不失春秋書趙
盾之法使後之人加慎焉可耳夫董狐不為賣直趙盾亦未
嘗貶賢而以臣為謬臣不受也維垣又怪臣盛稱文震孟夫
震孟不更論即如王紀清正著稱以忝沈澹忤逆璫而譴斥
震孟則以荐王紀而降削均得罪於逆璫者也維垣試觀年
來破帽策驢之輩較趙階躐級之俦誰為榮辱自此義不明
於是畏破帽策驢者相率為頌德生祠而希蟒玉馳驛者遂
呼父呼九千歲而不顧可勝歎哉而以臣為謬臣不受也維
垣又怪臣盛稱鄒元標夫元標之為西截人前半峭直後半

寬和耳若詆之為要錢多藏臣雖斬首穴胸不敢奉命謂都
門聚講非互則可謂元標講學有他腸必不可謂聚講之徒
不盡端人則可謂聚講之意或出邪謀必不可逆璫之驅逐
講學諸人折毀書院意符學士大夫之口自元標以偽學見
驅而逆璫遂真儒自命學宮之籍儼然揖宣聖為平交使講
學諸人而在豈遂至此哉而以臣為謬臣不受也維垣又極
力洗蔡臣矯激假借四字失崔魏之世人皆任其率性為頌
德生祠使有一人矯激假借而不頌不祠豈不猶賴此人哉
而非謂臣之有取於假及東林賢者之於名義盡假也東林
自鄒元標王紀高攀左楊連外如顧憲成馮從吾陳大綬周

順昌魏大中周起元周宗建等之真理學真氣節真清操真吏治成遣如趙南星之真骨力真擔當餘被廢諸臣不敢冒荐存沒不同並以真著豈有所矯激假借而然乎曰臣大謬臣益不受也維垣以真小人待其貫滿可攻而去之崔魏之滿貫久矣不遇聖明誰攻而去之維垣以無可奈何之時為頌德生祠鮮嘲假崔呈秀舞蹈稱臣於逆璫其餘諸臣便亦以為不可異同而盡舞蹈稱臣乎又令逆璫以兵劫諸臣使從叛逆諸臣便亦畏而從之以為適值無可奈何之時乎維垣又言今日之忠直不當以崔魏為對案臣謂正當以崔魏為對案也夫品節試之於崔魏而定矣有東林之人為崔魏所恨必欲殺之逐之此正人也有攻東林之人雖為崔魏之所借而勅節不阿或逐或遠此亦正人也以崔魏定邪正譬之以鏡別妍媸總之東林在今日當曲原其高明之概不當毛舉其纖十之瑕而揭其為代逆璫分謗斯亦不善立論矣人才不可不惜我見不可不除衆鬱不可不宣群議不可不禁願維垣之熟計之也上是之

丁亥以劉廷元為兵部尚書孟紹虞為禮部尚書蕭翰林院學士賀逢聖為南京國子監祭酒

禁光祿寺鋪墊以去冬十二月萬壽節行戶進鹿例輸六金閣人苛索至費十四金不收太常寺卿署光祿寺少卿事岳

駿聲以聞

戊子丘兆麟為右僉都御史巡撫河南王從義為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

上命磔魏忠賢屍於河間斬崔呈秀屍於薊州又戮客氏屍魏志德希舜希孔撫民希孟楊文昌胤昌祚昌馮繼先傅之琮董永忠崔鐸王祿俱永代瘡地魏良棟年四歲鵬翼三歲崔鍾七歲鑰三歲以狝穉釋放李渡龍吳淳夫倪文煥田吉各追贖原籍文煥五千金淳夫三千金餘各千金

已丑御史李燦然言積弊繫國家大命近來價驟高民間嗷嗷每歲漕糧早入京倉而買糴之法決不可不為講求乞將

籍沒叔奸充餉銀十萬兩充糴本委戶部一官不論菽麥稻黍隨便收買至米貴日平市新舊相仍子母相轉可備水旱有益於國家經久之計章下所司

太常寺少卿阮大鍼請合冥天啟時奸狀略曰汪文言以徽州庫吏逃罪投王安幕下引左光斗入幕移官之疏紛迎合此中外謀傾宮眷之始也御史賈繼春疏竭力爭汪文言等嗾臺省諛王安佐楊漣左光斗繼春削職此中外謀殺言官之始也吏部尚書周嘉謨雅重熊廷弼復任經略而重處姚宗文馮三元自是所處必曰宗文三元之黨此又中外謀壞封疆之始也汪文言處霍維華以謝王安逆閣效之遂成

皖撼中宮此又中外謀危母后之始也

談遷曰當覓決之會涇渭迥懸而卯葉深固謂富貴自彼
致之護萌惜芽餘說而出陳爾翼楊維垣阮大鍼輩各文
飾奸言回惑天聽苟患失之無所不至而大鍼尤無所忌
覆及邦家貽禍後日安得投畀豺虎以杜其源乎

二月癸巳朔遼東督師尚書王之臣奏遼地千里棄擲於腥羶
者七年今欲尺寸而收之惟在以遼民實遼土民有力者聽
其自墾無力者酌借屯本為資俟秋成徵還自寧遠以西及
左右近城者舊貫可仍自此而東久為戎馬之場須分三等
其近城處泉甘土沃為上三年起科稍遠而瘠為中五年起

科至於窮邊沙鹵之場為下永不起科命行之

甲午上厭章奏冗長諭各衙門條奏簡明毋出千字如詞意
未盡或再奏聞

御史張鑣論媚璫之臣三等漏盡鍾鳴如劉志選等希榮于
進如楊夢袞李養德等來机報復如朱童蒙等各賜處分志
選宜依律擬罪

乙未諭選宮妃

大學士施鳳表張瑞圖主札劄

辛丑命自元年二月所發章奏俱限十日內題覆如仍稽違
部科互劾

癸卯命翰林侍讀溫体仁直經筵日講

甲辰黃州知府胡芳桂上八事曰足用莫先富民富民莫先
禁奢曰農工商賈各執其業而天下治曰漕政壞於旂軍之
貧運官之不肖把摠之需索曰欲民安化俗莫切於用賢令欲
賢令莫切於郡守司道之監臨撫按之監察曰天下臣僚著
於其職者舍之久任曰停止進李納附曰免當舖助餉助工
章下所司

四川監軍叅議曹大受奏西南土酋獨安民為勁其所據之
巢又為天設之險其受地則水內水外悉皆沃壤一年耕可
足三年之食其頭目則遇有警各率所部裹糧持器不費安

氏斗米寸鉄今欲剿之非黔蜀交攻不可何也貴陽距蜀千
有餘里而遵義永寧又隸於蜀為賊之後戶黔急則走蜀勢
有必然宜令蜀撫兼制黔事以調遣遵義永寧畢節三路之
兵如議剿而圖大創在相天時而察地利何謂天時安民寓
兵於農嘗三四月間民方急農驅之即戎必不悉衆以赴此以
實乘虛天時之不可失也若論地利貴陽至陸廣百里一河
深隆天之所以限南北也廣陸至大方百七十里賊巢基置
進退皆難僅可據險而守獨畢節一路與四夷交通今為賊
據如進兵必先取畢節臣按自永寧至赤水約百五十里路
無險阻赤水有城可屯宜結一大營厚集其衆進百六十里

為軍節至大方不過五十里大方震恐必悉眾來拒此必鼓
勇一戰可奪而據之據軍節則四夷救援之路塞然後遵義
永寧之兵同日並舉彼方欲救軍節而又恐遵義之擬其後
欲守遵義而又恐永寧之搗其虛彼應接不暇其鋒自折此
剿之策也但黔蜀見兵不過五六萬餉之兵少莫若拋險而
守斷各夷應援之路絕其商販禁苗仲耕鑿之利此守之策
也若師老財匱宜馳諭道臣為夷人信服者先會雄鎮酉陽
二土司議定後上疏請旨定奪不三四月自可成功蓋鎮雄
女主為安位之外祖母每諭位令速撫以脫己罪以外母諭
外甥便一也酉陽之長子冉天胤朱總督題為叅將向來傳

目把之書因以通安使便三也得此二便曉諭禍福何慮不
服此議撫之策也章下所司

丙午札科給事中閔可陞言起廢盛典如魏忠賢未用事之
時先經罷免及魯為撫按所糾叅又如初受忠賢嗾使擊排
善良後無當其意亦遭斥逐自宜徐為商確若毫無區別概據
訪冊愛憎互出毀譽並存不幾虛起用之屢旨而負情才之
聖心乎上善之

丁未建州駐兵河上邀截降人難民總兵滿桂遣守備張守
印以三百人潛渡河殺者甚衆斬三十一級

蘇松常鎮水災命折光祿寺白糧一年

免楊漣熊廷弼等誣賍

吏部奏寃陷諸臣復原官給還誥勅大學士劉一璟韓爌吏部尚書周嘉謨崔景榮余懋衡侍郎陳于廷南京戶部尚書周希聖侍郎區大倫禮部尚書李思誠李騰芳孫慎行侍郎張翥張鳳翔孫居相李瑾岳元声郝名宦解經邦劉策沈演朱世守工部尚書朱光祚右侍郎南居益董應舉都御史曹于汴喻安性郭尚賓程正己畢懋康楊鶴劉可法通政倪思輝徐一榛王孟宸韓國藩劉宗周寺卿曹珍易應昌韋蕃陳胤叢倫肇脩寺丞蕭毅楊一鵬彭鯤化姜習孔彭惟成詹事曾楚卿錢謙益翰林葉燦文震孟侯恪陳子壯方逢年姚希

孟庶吉士鄭鄞應天府尹談自省太僕寺卿莊欽鄰曾一召姜志礼韓策陸完學滿朝荐劉維忠張涂孫之益馬孟楨倪應春羅汝元歐陽調律張捷涂喬遷江先岸史弼徐如珂王沆錢春玉國瑚盛世承彭遵古傅宗臯陳之聞汪之彥司丞吳殿臣

戊申給事中顏繼祖言先臣萬燝周起元周順昌周宗建李應昇黃尊素繆昌期丁乾學宜贈廕陳子壯顧錫暉方逢年彭汝楠游鳳翔馬鳴起莊欽鄰劉麟長徐應秋徐天衢馬任遠張孔教蔡思克邢紹德顧宗孟梁廷棟袁業泗宜起用効李師沆聶慎行命下部議

戶部尚書曾爾楨刑部尚書蘇茂相並免爾楨前撫山西祠
魏忠賢至是劾去明年追論削籍

御史高弘圖劾順天府丞劉志選太僕寺卿梁夢環逮之
壬子戒廷臣交結近侍諭曰朝廷設官分職內外各有攸司
人臣守正奉公文通甚為非法昨魏忠賢崔呈秀表裡為奸
變亂祖制貽禍生靈業已殛誅人臣苟無私心何必巧營別
竇若夫特立獨行之風節自可上結主知天高聽卑朕方廣
詢博諮達於踰階歷位爾後宜各愛身名倘蹈前轍許科道
糾參務醒積習

建州二萬餘騎屯錦州塞外以都令為嚮導攻克拱兔男青

把都板誠盡有地產青把都迨復西誘東不的與合不聽我
兵亦出哨截之回巢

前戶部尚書汪應蛟卒婺源人甲戌進士

戶部尚書郭允厚兵部尚書秦士文並免

罷薊遼督師王之臣命袁崇煥為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
督師薊遼登萊天津移駐關門

遼東總兵馬世龍失事下獄

癸丑始御經筵賜諸臣宴及金幣

逮薊遼總督劉詒御史高弘圖劾其陷耿如杞媚璫也

丁巳南京文選司主事臧照如言易名之典如周順昌高攀

龍魏大中左光斗李應昇等並蒙聖諭分別褒恤臣謹採輿論鄒元標高攀龍趙南星宜謚李邦華孫鼎相姚希孟錢謙益許譽卿吳姓侯恂劉芳孫必顯鄒維連徐大相華允誠劉宗周孫慎行文震孟耿如杞宜起用周順昌魏大中家徒四壁宜贍給章下所司
已未御史周昌晉言欲除海寇必先除內地之奸宄又責潮漳副總兵協救漳泉從之

庚申侯世祿為鎮朔將軍總兵鎮守宣府

太監李永貞劉若愚李實下獄永貞初粗通文學為司札監秉筆導虛李實往蘇杭織造誣劾周起元周順昌等若愚博洽

典故每永貞每諮問之俱為言官所劾

兵科給事中宋鳴梧請內外官久任至召對薦舉並做世廟西內當直之法通政司限字並做宋人貼黃之法會典宜重修丘濬大學衍義宜刪補上嘉納之

三月壬戌朔熊膏為右副都御史巡撫南贛汀韶熊文燦為右僉都御史巡撫福建耿如杞為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起王永光為戶部尚書王在晉為刑部尚書商周祚為南京兵部尚書周延儒為禮部右侍郎

高弘圖為太僕寺卿添註

癸亥札科給事中閔可陞言媚璫諸臣李蕃建三祠李精白

建兩祠迎像真定呼九千歲毛一鷺建祠於應天姚宗文張
翼明建祠於湖廣大同朱童蒙建祠于延綏用琉璃瓦劉詒
建祠於薊鎮晁旒金像吳淳夫建祠於臨清毀民萬舍祠河
南斥民居萬七十間祠江西斥濬臺滅明祠又鄒元標馮吾
之理學楊連之節義沈惟炳劉懋皆力救楊連尚淹其啟事
余復何望哉命召沈惟炳劉懋等

甲子延綏巡撫岳和聲言鎮餉京運歲額四十三萬三千七
百三十九金四川協濟歲額四萬金今歷欠百五十餘萬以
套虜言之吉能物故諸子幼弱酋婦以罕同空名統屬之是
以干見罵炒計旂牌等酋自天啟五年背盟入犯又款虜市

賞兵部欠馬價八千三百六十金今春何抵乞以陝西新餉
一十六萬給延綏抵解遼餉章下所司

禁漳泉販海

乙丑天行皇帝發引己巳葬德陵

丙寅御史羅元賓言揆地盈列相業宜光自葉向高以來陰
陽閃爍彼此彌縫骨鯁之風微養癰不顧今結轍可更積威
所劫如票擬張凌雲陳大同之侵欺科臣郭吳治請算明而
曰不必苛求閩撫失事聽其規避寬張體乾田爾耕之罪此
專擅行私之漸也馬用彼相哉

戊辰前巡撫順天右都御史單明詡工部侍郎何宗聖張文

郁削籍前吏部尚書周應秋革職閑住以吏科都給事中魏
炤乘劾其媚璫躐進也

諭近來誥勅繁稱過情殊為非体今後撰擬不由詞臣繕寫
不由中書者俱候駁從中書舍人李不代之請

御史吳煥言五事清軍餉汰冗吏覈循良懲貪員墨減加派上
是之

密雲卒乏餉而鬻事聞命給之

許章奏如古貼黃法節其要粘進著為令大學士李國楮言
之

李國楮上十事屬必為之志務典學之益執總覽之要廣聽

納之方謹內侍之漸崇節儉之德覈職掌之實精用人之衡
恤下民之苦循久任之法上大是之

補章允儒等五人給事中喬承詔等十五人御史

巡撫遼東方僉都御史畢自肅言邊事曰審布置之法三方

並建毛鎮居東寧鎮居西登鎮居中共為聲援聞旅順去南

四衛甚近險阻可馮若令登鎮以全力移守相地據險收集

遼民為屯牧進取之基復責寧鎮協力並舉恢復河東曰明

戰守之法徧箱車重大難進溝壑惟田車為便若得千餘輛

驟引之無事轉輸有事列營外列拒馬木布置槍砲內藏精

騎逐北曰慎沿邊之防章下部覆命行之

兵科左給事中李魯生免給事中顏繼祖言先帝時票擬不
歸閣臣逮繫俱出中旨長安噴有繁言魯生明目張膽謂旨
不從中出而誰出甚創執中為帝宅中為王之說牽強附會
長忠賢矯摠之惡天啟五年七月既枚卜云詞林循資拾級
人人覬覦焉得真才而用之且老成云者成即為老於識
非老於年蓋陰為馮銓也丁卯典試湖廣試錄後序荒唐
頗僻謂屈悲宋語安所用之人云據所欲言朝上而夕報可
亦小臣呼吸上通帝座之驗已明取旨如寄不敬莫大焉命
部議延已削籍明年遣戍

大孝士施鳳來張瑞圖並免行人護行賜金幣廩役

兵部尚書閻鳴泰免明年遣戍

已巳以錢謙益為詹事

兵科給事中楊時化論高平知縣喬淳貪虐下其臺獄

壬申援遼總兵毛文龍奏建州遣可：孤山馬秀才等五人
至皮島求款

癸酉盜焚劍州

丁丑奉熹宗愍皇帝神主於慈寧宮

已卯戶科給事中鍾灼言熊明遇黃龍光徐良彥鄒維璉鄧
漢等誣賊破家今日沒者宜贈廢戍者宜冠帶廢者宜起用
如北城兵馬指揮彭大科以不徃賀賜第上梁推工部主事

竟調景東府佐棄去雖乙榜亦不可轉也

辛巳味爽陝西天赤如血射牖隙皆赤

壬午虜入大安口尋遁

勅倉漕大臣通惠河司官各先期浚河毋阻運從巡倉御史李遵之言

重修光宗皇帝實錄成

刑部侍郎黃兆元卒

太監崔文昇下獄戍南京

御史張三謨言今日群臣半事魏忠賢媚崔呈秀之流晝伏之鼠忌明靈場之鬼宜夜其心固不欲世界光明也此輩反

覆布置必欲使楊左不為忠臣鄒趙盡為邪黨意原被魏忠賢厭薄斥去者本屬黨類可急引為同調至會題奏處者可歸罪忠賢已耳獨首被摧折之徒皆彼合謀并力以攻之而言猶在耳諸臣若來邪正難掩不得不幸王安為對案借李三才為首藤尚恐聖意猶疑遂言澄汰已清紛囂可禁徒見其張皇太甚愈增狼狽矣夫自逆璫發難名役用諸人實諸人陰用逆璫人各用之以報怨爭寵今禁錮往日諸臣索垢尋癥謂不可用執一定之案據相尋之轍永忠於魏崔豈不

悖哉

故右都御史鄒元標高攀龍左副都御史楊漣左僉都御史

左光斗工部尚書馮從吾應天巡撫右僉都御史周起元給事中吳國華魏大中太僕寺少卿周朝瑞御史吳裕中周宗建黃尊素李應昇夏之令袁化中吏部員外郎周順昌工部郎中萬燝吏部郎中蘇繼歐左諭德繆昌期檢討丁軋學陝西按察副使顧大章揚州知府劉鐸刑部員外郎張汶各贈廕有差

前大李士方從哲卒德清人籍錦衣衛萬曆癸未進士贈太師謚文正廕尚寶司丞

癸未戶科給事中張承詔荐廢籍諸臣陸文獻鄭以偉熊明遇李邦華徐良彥易應昌熊德陽李日宣黃龍光熊化鄒維

璉徐大相樊尚燝溫國奇練國事沈萃楨申用懋劉永基吳默姚希孟錢謙益王志堅劉錫玄陸康授未刺黃運泰董懋中

甲申四川道御史吳煥劾太監崔文昇及曹欽程等罪命下法司

乙酉南京武選司主事劉如綸言三朝要典史途斷案多與聖意矛盾上諭要典纂修雖在逆璫竊禍之年實天啟前事史臣如曾楚卿徐紹吉謝啟光朱繼祚楊世芳等被逐幾盡書成絕不加恩書中人品不同議論各異孔子云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朕仰承謨烈俯察品流存是言以定君臣父

子之衡虛其心以書用舍進退之法本自畫一有何矛盾劉如綸妄言姑不問

發帑金五十萬濟陝西軍餉

丙戌揮漢虎墩兔愁殺那木兒台吉

四月壬辰朔癸巳策貢士曹勳等三百五十人賜劉若宰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故事廷對三月望日以先帝山陵移其期南京倉庫告匱命撥江西湖廣漕糧濟之

命禮部禱雨

薛三省為南京禮部尚書喻安性為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總督薊遼保定軍務

岷王幹陞薨

丙申黃克績為南京吏部尚書杜士令為南京工部尚書呂

圖南為南京戶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糧儲

李邦華為工部左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河道崔爾進為

戶部右侍郎督理遼餉巡撫天津楊嗣修為右僉都御史巡

撫寧夏

前大學士葉向高卒福清人萬曆癸未進士獨相五年時神廟久不朝章疏多留中向高因事補救神廟心重之天啟初再相邊圉日棘魏忠賢竊政向高欲調劑中外更蔓其禍識者悲之贈大師謚文忠廕尚寶司丞

吏部尚書房壯麗免

命六科進稱頌魏忠賢紅本

庚子兵科都給事中許可徵奏清錦衣詭籍曰申戢獲之規
限懸牌之額清改授之弊嚴漏網之誅防造言害政之漸上
從之

戶科給事中楊時化追論御史石三畏陷張慎言請召慎言
處分三畏報聞

御史高捷言魏忠賢時工部主事楊維中冒右副都御史之
御袁燝乙丑進士筮仕八月秩進太常少卿彼何術而速化
若是陝西新舊督臣史永安王之采具疏祠璫今互誣閱其

章奏終不能詳編修吳孔嘉怨同族吳養春甘事遂璫黃山
獻諛流毒卿并乞此五人或斥或劾報可

巡撫河南右僉都御史郭增光免

壬寅御史范復粹言復遼必先守蓋套蓋套必先南北汎口
蓋套抵三岔口風半日西至覺華島一日聲施可張林木森
茂進而營蓋套因進連云海上設伏三岔河進牛莊進如寨
敵至則我歸敵去則我駐而毛文龍之子承祿官都督僉事
宜分兵守汎口成南衛進迫之勢報聞

癸卯雲南道御史潘士遵劾福建巡撫朱一馮緩則擁節急
則鼠竄

南京戶部右侍郎王瑛以按察使數月超黔撫歲餘入司農
其何解於通閩之罪乎

給事中楊時化顏繼祖各劾李魚星導啟中旨并及李蒼

甲辰南京武選主事劉如綸請郡縣專練鄉兵

乙巳邊東叅謀都司胡以寧上言方略若蓋套若長生島若
鎮江鳳凰山若鴨綠橫江等處皆可出奇為疑伏為犄角而
右屯廣野膏腴之地可與屯又於三岔上設十二屯堡遼地
南海北山中土膏腴山林五金之利海有魚鹽之饒地有五
穀林木之產今能效趙充國之屯田管子之鑄山煮海何加
派重額之為又言徒流當議者赦閱實當罰者典贖重則議遣

遼東以實邊塞

御史葉成章言柴炭商人拘送惜薪司之苦清其耗蠹歲可
省十之三裒其虛冒歲可省十之二上是之

丁未左都御史曹思誠免

命正一真人張顯庸禱雨

濟陽衛指揮卓銘乞開採奪俸

召前大學士韓爌

建州千餘騎至閭陽驛授謾書而去大略謂我鎮撫不能戰
又不肯和是欲用兵而戕民命耳揮首兩適其頭目婦之者
衆令我東西受敵云時建州苦飢欲脅款也

御史李炳上言虎墩兔愁駐牧遼邊素稱款夷今春哈喇慎諸部乘勝西徧卜石兔欲并得卜酋諸部市賞要挾無厭今惟有講折與撫賞講折之說揄酋以下初賞額數萬今數年來遞加至二十八萬恩不少背一也薊遼撫賞三十八萬宣府諸部止十八萬大同卜酋止十一萬多寡相懸奈何舍多而就少二也卜酋願分以與猛酋猛酋不可以分卜酋三也揄酋分兵同攻不惟自絕於天朝亦自輕其部落四也宜明布文告抑其桀驁之志至於撫賞在遼左諸虜如揄酋虎墩兔愁歲十二萬揄漢下小反青歲二萬六千有奇拱兔二枝歲一萬六千五百有奇哈喇慎歲二萬七千二百餘又有色

令等部零費金既多為建州所吞則此七部之賞宜酌歲額以賞揄酋如揄酋欲得王號以雄於諸虜則如順義王例奈何致其渝盟要挾哉命行之時虎墩兔於寧府塞外張家口十里聲言欲得卜石兔市賞詒之使詣陽和講警初犯殺胡堡叅將孟吉計卻之

御史郁成治言易名之典聞有明旨該部十年不覆得母子孫式微不能載贖而先容於當事予以私害公莫此為甚乞諫部速覆以俟聖裁上是之

癸丑琉球國世子尚豐入貢

存問前南京戶部尚書林學曾

孔貞運為少詹事

甲寅冊貴妃田氏淑妃袁氏

議自錦州右屯廣寧至空河築城

丙辰侍講倪元璐上言三朝要典成於逆豎其書當速毀請
詳其說當事起議吳盈廷互訟主挺擊者力護東宮爭挺擊
者計安神祖主紅丸者伏羲之言爭紅丸者原情之論主移
宮者弭變於机先爭移宮者持平於事後六者各有其是不
可偏非以為忠悃則皆忠悃以為明見則皆明見總在逆璫
未用之先群小未升之日雖甚水火不害頃荒此一局也既
而楊漣二十四罪之疏發魏廣微此輩門戶之說吳於是逆

璫殺人則借三案群小求富貴則又借三案經此三借而三
案之面目全非矣故凡推慈歸孝於先皇正其頌德稱功於
義父批根今日則衆正之黨碑免死他年即上公之鉄券由
此而觀三案者天下之共議要典者魏氏之私書以臣所見
惟毀之而已假閣監之权役史臣之筆亘古未聞當毀一未
易代而有編年不直書而加論斷若云規模大典則魏忠賢
欲與肅皇帝爭权悖逆非倫當毀二矯誣先帝偽撰宸篇既
不可比司馬光資治通鑑之書亦不得援宋神宗手序為例
假竊誣妄當毀三願將三朝要典鈔板毀焚命閣臣開館纂
修天啟實錄編纂信史則廓然蕩平矣上以已有實錄不必

復增要典命禮部會同館諸臣詳議具奏

戶科給事中瞿式耜上言挺擊事贈卹劉光復而于王之案
斬之不平者一紅丸事孫慎行尚推敲啟事而李可灼先登
訪冊儼然典廢棄諸賢並列不平者二移宮一案楊漣左光
斗一時激烈未始非杜漸防微今必欲為連罪案何居乎不
平者三封疆為重熊廷弼梟首西市而楊鎬王化貞竟逍遙
福堂不平者四楊左與王安初非有交結之情乃今動以王
楊魏崔為對案不平者五宰相為諸大臣之綱造毒之魏廣
徵逐殺之顧秉謙媚璫取厭之馮銓璫敗彌縫之黃立極顧
竊思綸擁富貴不平者六

庚申檢討李明睿言要典會議存毀曰毀則誠宜毀曰存亦
何必不存，而後皇上之放殛所遺者可盡得其所是不至
稽誅於極辨之朝皇上之所側席而求者可盡得其所非不
必更勞乎夢卜報聞

建州以二萬騎經廣寧西助揀漢

協理京營戎政兵部尚書霍維華請營軍盡日而操非日加
銀三分不可其月糧一石宜定某倉專領營馬原額二萬一
千二百餘匹每匹月支芻豆銀八錢六分不若精選萬匹餘
歸太僕寺變價貯庫可省料萬餘金將選錄二萬人分兩班
日加銀三分常操命行之

五月辛酉朔侍講孫之儼言要典決不可毀泣訴於朝命廷議
吳自勉爲鎮西將軍總兵鎮守延綏王承恩爲總兵鎮守臨

兆

癸亥時兵部推戎政尚書霍維華署督師事代王之臣給事
中顏繼祖上言以維華行而速之臣之去是欲庇之臣也以
維華署事而緩袁崇煥之來是不欲用崇煥也維華狡人璫
熾則借璫之敗則攻璫擊楊左者維華也楊左逮而陽爲救
者亦維華也以刑科給事中倏而尚書官保無叙不及有賚
必加乞立行褫革以儆官邪遂罷維華行邊命王之臣不得
移鎮

左副都御史楊所修開任御史田景新削籍以給事中張國
維論其獻媚邪黨也

丙寅太僕寺少卿楊維垣削籍御史鄒胤祚劾維垣爲逆璫
私人占氣最先轉身最捷貪天爲功賣名市重亟宜處分故
有是命

丁卯王永光爲吏部尚書進太子太傅

戶科右給事中黃承昊上言撫勦之局宜計屯田之行宜力
鼓鑄之利病宜講加汰之額徵宜均織造之錢糧宜問上善
之

已巳毀三朝要典

協理京營戎政兵部尚書霍維華免明年遣戍

朶顏衛酋東不的即長昂孫三十六家同伯顏阿亥等部與
揀漢虎墩兔憨戰於敖木林揀漢失利殺傷萬餘人

大孝士李國楷致仕進少傅廢尚寶司丞賜金幣廩役行人
護行喬允升為刑部尚書陸文獻洪如鍾為右副都御史巡
撫江西湖廣楊廷程梅之煥為右僉都御史巡撫廣西甘肅
庚午侍講孫之獬免御史吳煥劾其對君無禮拜疏不曰進
呈而曰投入工以回籍不問

召曹於汴為左都御史鄭三俊為南京戶部尚書李邦華為
兵部左侍郎協理戎政

辛未巡撫大同右僉都御史張翼明免言官劾其附璫躡進
也

光祿寺卿阮大鍼免大鍼與左光斗同里有隙天啟甲子吏
科都給事中闕冝補大鍼而魏大中得之後左魏被劾出大
鍼意至是御史毛羽健劾其黨耶追論削籍

戶部左侍郎徐紹吉免前御史張綱削籍御史馬如蛟劾紹
吉在諫垣時黨附喬應申攻國本諸臣丁巳筦察除正類殆
盡又魏忠賢專權又使其姻家張綱首參鄒元標馮從吾輩
累自此起同崔魏謀創要典把持桐唱故有是命明年紹吉
削籍張綱遣戍

御史王相說奏民窮在有司弊四曰火耗之侵尅曰濫詞之罰贖曰代折之打劫曰佐領之橫噬在地方弊四曰田糧之隱冒曰強賊之擾害曰豪右之欺凌曰游惰之冗食在衙門弊四曰庫藏之侵漁曰徵解之扣除曰倉派之騷擾曰儀文之借取在功令弊四曰加派之積欠曰雜稅之保奸曰防察之赫詐曰查盤之罪名凡此之弊絕竭民膏血而除此之弊則惟巡方能行之其要在選擇賢令而已上善之

揀漢宰生等至宣府新平堡脅賞初約五十騎條踰數百叅將方裕昆誘入薊城殲之自楚關將軍廟拆牆數仞委虜以自解

巡撫登萊右副都御史孫國禎言內官王國興核到海上稱密旨召毛文龍踪跡詭秘上謂初撤鎮使未嘗輕遣內臣命逮國興下獄論死

海盜鄭芝龍掠福浙海上御史戴栢言要地宜防奸民宜絕私航宜革禁軍餉宜清保甲宜申鄉兵宜練章下所司

御史袁弘勳劾太宰士劉鴻訓一到黃扉岸然自命兇鋒殺氣揚眉宇同僚拱避決旬之間革職閑住引退無虛日也此果皇上之內降乎最可異者楊所修賈繼春楊維垣夾攻表裡之奸有功無罪而誅鋤禁錮自三臣始且詆其奉使朝鮮貂裘滿載又錦衣衛南鎮撫司發書張道濬亦訐攻鴻訓

甲戌裁各部添註官

太僕寺少卿李蕃免御史王之朝劾其督李時建祠也初禮
科給事中李恒茂御史李魯生李蕃號三李謠曰官要起問
三李

乙亥御史曹暹劾太孝士來宗道不問時楊景辰被劾亦不問

丁丑工科給事中顏繼祖言劉鴻訓先朝削奪朝鮮一役舟

壞僅以身免乞諭鴻訓入直共籌安攘之策至袁弘勳之借

題抽身張道濟之出位亂政非重創未有已也上是之

左僉都御史賈繼春免天啟初繼春在臺參移宮忤楊漣左

光斗削籍楊左去中旨復繼春御史上嗣位踰月繼春督李

南畿馳疏劾忠賢怙权流毒狀累遷內臺給事中劉新埭劾
其变幻巧詐明年削籍

戊寅御史史堇高捷俱劾劉鴻訓得罪

己卯編修倪元璐追論前太孝士顧秉謙等媚璫以去輔不

問

田珍程註為大理寺右少卿田仰為太僕寺卿

發帑金五十萬餉遼

西虜犯延綏總兵杜文煥拒卻之

壬午南京戶部尚書張樸免

癸未工部尚書劉廷元免御史任贊化劾其御史時挺擊一

案主風癩之說也

前刑部尚書薛貞削籍

主客司員外郎游王廷言自遼陽加派以來催科甚亟不肖有司勒火耗民奈何不宥請嚴禁之章下所司

甲申御史吳玉參太常寺少卿趙吳邦逆黨

上召諸臣於平臺諭輔臣來宗道等曰票擬之事須悉心商確諭吏部曰起廢事重會推宜慎責戶部帑金零星邊餉措辦無術侍郎王家楨引罪諭兵部邊事尚書王在晉語未詳命內使授筆札錄進諭刑部天早用法務效先朝平允已出故給事中毛士龍辨疏問果枉否俱曰士龍事屬風影望寬

之各預首退

乙酉諭吏戶兵三部曰昨召對九卿科道等官輔臣劉鴻訓奏官員更調甚速若不行久任之法終鮮是效又云海內差繁賦重更不可加派朕竊思之更調速則民受擾官久任則課成功今後藩臬郡邑務擇人地相宜俱如舊制俸期一日未足不許朦轉改調言官荐奉人才不無過私市恩今後吏部以荐疏成冊後隨職債事奉主連坐遼黔兵事未結加派前已不少可將新舊兵餉造簡明冊進呈若有私派即參處三尺具在斷不爾貸司農繫軍國命脉非清嚴心計之臣豈勝厥任所荐畢自嚴才品兼優即起畢自嚴為戶部尚書李

長庚為工部尚書孫居相為戶部左侍郎督理京省錢法熊
明遇兵部右侍郎賈毓祥左副都御史楊鶴為左僉都御史
張宗衡為右僉都御史巡撫大同

丁亥建州入犯河西高喬朱家窪塔山又圍大興堡誘降人
桑昂見介順不聽詈之見執總兵朱梅砲卻之越數日上謾
書求款邊臣不應乃去

張可大為總兵鎮守登萊朱梅為前鋒將軍總兵鎮守寧遠
光祿寺少卿康新民言臣川人也天啟辛酉八月奢寅發唯
以底平定時閱七年文武將吏尚未邀半通之論乞下該部
覈功如總督朱爕元御史張論監軍胡平表等亟賜廕擢童下

所司

戊子韓一良補戶科給事中

己丑奪前大李士顧秉謙魏廣徵恩廕

插漢夷目貴英哈為虎墩兔憨婿狡猾善用兵既死新平堡
其妻兀浪哈文帥衆自得勝路入犯洪賜鎮川等堡折墻入
忽報虜至孤店三十里初不傳烽以王喇嘛僧止戰也急
收保倚北關為營遂圍大同貴英哈妻兀浪哈文主之大營
可五萬騎屯海子灘則虎墩兔也代王昂渭同士民力守知
縣王搜奸謀二十餘人虜知之分屯四營流掠渾源懷仁桑
乾河王龍洞二百餘里遣人至總督張曉所脅賞曉遣西僧

王哈麻往諭時苦旱乏水草援兵漸集乃退冀北道副使李
貞宁借帑金千八百有奇勞軍左衛城守後共補削籍

熊明遇曰諸邊積弊先以虜犯某處入塘報隨出墻夜襲
虜斡正濃割斷帳索如羣魚射斫交加立時割級土馬馳
歸若侵明別部來救則無幸矣王威寧越沿路設伏斬八
百級於威寧海子封伯以此後人踵襲此錦衣沿世之所
以繫也田樂斤松山不為無功然以燒酒醉市夷開門
室中盡殺之以堵截聞食報在田爾耕王象乾間用之然
多買虜使去隨以扞邊功加廕賞家藏金銀不貲然盡為
孔有德所擄崇禎初掠酋大入雲中殺吏民萬計亦由新

平堡夜燒殺講事夷貴英等百餘人恭將撫將盡死西市
矣可畏哉然猶曰殺者虜也至殺路人發塚中新死人顛
以盈功數是何忍耶劉大將軍經曾為余言南堡功更固
甚至有修功匠能改婦人屍作男形者而匠以修工名可
笑亦可恨也然虜一級賞五十金百一十級為大捷文武
皆廕錦衣卽抄報功必百一十級若有定限然者事理明
甚

廣寧兵截建人西走建人退

西安府城夜墜火數十大如礮次如斗時出入民舍各樣之
而不為害七月止

六月庚寅朔虜犯大同山陰知縣劉以南禦卻之

奪前工部尚書孫杰官廢給事中仇維楨劾其邪黨也

辛卯丁字庫火

壬辰禮部尚書孟紹虞致仕賜金幣

癸巳揀漢虎墩兔懸出塞

兵部左侍郎鄭翠右副都御史張素養巡撫江西右副都御

史陸文獻並免言官各劾其附璫也

工科給事中劉安行巡視太倉銀庫奏預支官俸之弊積侵

三十六萬命安行同戶部清覈限旬日奏上

乙未上召廷臣於平臺問揀酋若何來宗道曰虜出口近已

少寬因許發帑十萬戶部左侍郎王家楨曰已解去八萬金

上責家楨不為預借又以刑科都給事中薛國觀疏營伍之

弊令自宣讀至關門虛冒上善之復示諸臣召兵部問揀酋

狀王在晉對揀酋已退上問何以即退劉鴻訓曰寇志流掠

預兵堅城之下知其不久上是之召提督京營保定侯梁世

勳諭以訓練諭科道以民為邦本復出御批文冊令徧閱

以陳洪範為南京右軍都督府僉書

尚寶司丞李日華言吳文教四事曰代言詞臣口代天言何

如鄭重獎許之中微含訓誠近編緝諛詞務極駢麗甚有曲

搜微美代祝壽祺王言之褻甚矣曰進言神祖久御厭薄臣

下器淳章奏閣置攻訐詭擬賜容覆今則字俱經睿覽
安得不擇一慢侮者示創懲乎曰法言部院諸司歲委屬官
一員專理條例遇有更張隨時酌定曰立言令郡國各奉著
儒將郡邑山川形勝戶口人物畜產田畝編輯成帙類送李
臣申達禮部為纂修天下圖經張本章下所司
命翰林官凡值召對入侍記注

太僕寺卿田仰上言寺馬專給國營騎操自種馬廢而攻俵
馬俵馬起而分本折色已非立法初意自行太僕寺廢苑馬
寺廢各邊皆仰給於臣寺而馬制蕩然矣近歲入馬價不過
四十五萬二百餘金皇上不時賞賚不預焉今各省直逋負

數多乞責成撫按勒限完解摘其尤者題奏一二從之

以麻登雲為將軍總兵鎮守山海關楊嘉謨為平羌將軍總
兵鎮守甘肅七世祿為征西將軍總兵鎮守寧夏祖大壽為
征虜前將軍總兵鎮守遼東

丙申前戶部尚書黃運泰兵部尚書閻鳴泰吏部尚書周應
秋並削籍以御史梁子璠劾其媚璫也

丁酉以何如罷為禮部尚書胡應台為南京兵部尚書武之
望為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總督陝西三邊軍務李若星
為工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理河道田仰為右副都御
史巡撫四川魏紹乘為右僉都御史巡撫江西

太僕寺卿郭吳治削籍御史徐尚勳劾其媚奸也
大孝士楊景辰罷議者以預修要典故也

御史郁成治請復京官肩輿上以科道官核乘肩輿經革今
又隱其名竹堧謫典史

時朵顏三衛頭目來下的與虎墩愍構兵總督張鳳翼檄諭
之曰爾始祖都督完者帖木兒以來世效忠順揮漢奪爾巢
穴爾聚兵報復然爾六十六家力弱又合順義王乃濟今聞
欲與建州合兵彼貪詐無信何自投陷窰也

命祭敝衛寬斃者於京師祈雨壇

戊戌工科給事中顏繼祖以缺額請元年五月以前凡加納

准貢通判運判各倍納即註見闕不許

己亥征南將軍鎮守雲南黔國公沐啟元卒子天波嗣

庚子侍講徐時泰免

辛丑錦衣衛指揮使許顯純伏誅

壬寅大孝士錢龍錫入朝

駙馬都尉鞏永固尚樂安長公主禮部主事陳鍾盛言永固
年餘未婚非制也命擇日成婚越數月聞媪仍隔絕如故鍾
盛復以聞上怒其褻降二級調外送永固太孝演禮三月

揮漢虎墩免愆欲講賞得勝口上以得勝口無險可恃狡謀巨
測勿許時上銳精邊事欲矯弊更轍以市賞日壞徒耗金錢

陳軍實因卜素沒革其賞雖邊臣屢為揮漢請勿允也

談遷曰胡部合則強分則弱揮漢以元裔國初嘗遣使聘問今處其衰再世不貢而順義王遜敗之餘獨虎墩兔為効力能扼建州漢不離烏孫匈奴乎且卜素虧賞者八年借以糜之視不與建州合亦伐交之道也我拒之堅彼計求一逞勢必合建州寧有餘力以兩制之哉事有似正而失之謬者揮議是也

乙巳前大孝士馮銓削

故貴陽府同知嘉興王胤昌加贈光祿寺卿

談遷曰王氏城陷後疾沒民舍其事與慷慨赴義遠矣惟

蓋之恤稍優以一階其恩已溥蒙廕金吾幽秩加等不已

過乎季世而下勸忠之典遂開濫竇被之不足為榮如王

氏者未易一二數也

司禮太監王敏政有罪免降田維章奉御

夜月食

丙午予禮部尚書翁正春祭墓侯官人萬曆己卯鄉舉任尤溪教諭壬辰南宮廷對第一授修撰累官禮部尚書方毅嚴重不妄言笑朝端式其風采

大孝士周道登言三事守祖制東虛公責實是效上是之

丁未議招海盜鄭芝龍芝龍本同安窰人子流入島夷主

女妻之一日孳身亡婦無賴蟻附求返內地軍師納其登夾
約遂寇掠海上

已酉誅前提督巡捕營都督張休乾恭將谷應選

起朱燮元為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總督貴州四川湖廣雲
南廣西軍務兼督糧餉移駐貴竹燮元至黔上言黔中山林
深阻苗夷錯處惟一適徑通逆苗慄勇嗜殺當示以必戰師
已踰險如鼠關穴中將勇者勝若專在討循至秋水涸寇必
大至士不得解甲者八年于茲矣計不素定者首尾衝決爵秩太
易則衆志兢將領太多則號令分此前鑒之最明也如臣愚
策據險要立營壘飭兵馬練戰士以待其至坐得致敵之術

曩者諸將校坐糜廩食無以塞責竊取小功以自矜此無益
邊計所殺或係他種或掩僇降人報功失蠻夷心違聖朝柔
遠之義今大兵所誅叛逆了然環黔皆苗安能盡殺御以威
信皆良民也六衛腴田非此誰為耕者若殺不當罪是迫之
歸賊而自樹敵也臣當使肘腋安定寧伍充實現象而動用
竒迭出期於滅賊不敢優游以稽天誅上是之

朱燮元檄雲南兵下烏撒杜安邊耶溪路四川兵出永寧抵
赤水扼四夷要害而親率兵出六廣徧大方鬼師莫德說邦
彥曰安邊在烏撒滇人不敢南下永赤之兵牽制我後我當
先破之取永寧以昇奢氏取建武六縣以昇法舍然後挾烏

鎮以臨邊義并黔及滇大事可圖也邦彥從之以互費等防
六廣烏迷等防邊義阿鮓怯等守鴨池三空各自號元帥而
邦彥號四夷大長老崇明稱大梁王

戶部左侍郎王家楨言各省共通八百萬有奇命趣之

戶科右給事中黃承昊言祖宗朝邊餉止四十九萬三千八
十八兩神祖時至二百八十五萬五千九百餘先帝時至三
百五十三萬七千七百餘其他京支雜項萬曆間歲放不過
三十四萬一千六百餘迨來至六十八萬二千五百餘今
出數共五百餘萬而歲入不過三百二十萬即登其數已
少百五六十萬况外解節欠定計歲入僅二百萬耳戊卒安

能無脫巾而司農安得不仰屋乎乞勅各邊督撫清覈歷年
增餉至京支雜項勅各衙門各自嚴汰又先臣葉淇變鹽法
改折色輸部邊粟貴則銀錢必復祖制開中輸邊之法或先
行於一邊次第行之九邊十年盡復其故西北多曠土責有
司開荒以足軍餉上納之下戶部即行

辛亥申用懋為兵部左侍郎

選庶吉士周鳳翔等三十人以禮部右侍郎葉燦羅喻義教
習庶吉士

建人侵錦州陷駱駝大興等堡

壬子諭閣臣曰朕覽御史顧其國奏騷擾累民莫甚於驛遞

朕思國家設立勘合馬牌等為軍情及各差遣命官之用近
多徇情將勘合送親故供應之外橫索折乾小民困極甚至
賣兒貼婦以應之卿等傳示兵部做舊例某項宜用勘合某
項宜用馬牌其餘例禁以清弊源

大孝士朱宗道免編修倪元璐屢言事宗道曰渠何事多言
吾詞林故事惟香茗耳時謂清客宰相

御史劉大受起補奏忤奸始末上曰故輔魏廣微逞臆借威
箝害朝正將國家大柄授手逆璫毒徧海內廣微寔為禍首
會論僉同朕不敢私以先朝焦芳例除名為民追奪恩蔭誥
命以為人臣附奸不忠之戒

初肅州境外心家頭目綽庫兒以三人叩加必關求賞總兵
徐家壽伏地咆以待之誘至多中飽綽庫兒僅以身免於是
忿恨合海虜黃台吉謀大舉入犯邊臣告急上以家壽啟募
前妾報斬獲今張呈請械粟下臺訊之

御史馬明言日講宜勤晉接宜隆銓衡責成宜嚴邊將倚任
宜專末言拍撫海寇非策報聞

乙卯叙四川功張鶴鳴王在晉董漢儒吳弘業董盡倫俱廢
錦衣衛千戶朱燮元張論俱錦衣衛指揮僉事總兵杜文煥
廢本衛指揮李維新薛來胤俱本衛千戶

陳仁錫曰武臣世爵自公侯而下即數錦衣文臣如于忠

肅其扶危定傾之功而當年身後之廕止於外所一正十戶
迨其後亦止陞襲外衛指揮比至萬曆年始更定指揮蓋文
臣得一錦衣若斯之難也况邦政條例非親斬不世襲乃文
臣亡論崇卑或稍素捷必廕錦衣而武臣即百戰沙場身膏
鋒鏑之元戎止廕外衛不平孰甚焉

丙辰召廷臣於平臺以御史吳玉疏錢糧積弊示閣臣問何
不名指也玉對曰以夙弊非經一人一事無可指名上曰然
問侍讀李士張士範廣館選六名旨何來士範謝不知蓋出
新進士張星上怒其泄旨李標曰前東閣會議稿六名上問
誰令會議劉鴻訓曰會議曾以聞上詰士範至再又出戶科

右給事中黃承昊疏至京支雜項錢糧問戶部左侍郎王家
楨何濫增至此曰皇祖出數少入數多故太倉積餘七百萬
內帑又亡筭後邊臣隨請隨給出入不相準又讀至鹽法閣
臣請復祖制開屯種引上然之又出宣府巡撫李養冲疏云
旗尉往來如織踪跡唯憑不賂之恐毀言之日至欲賂之恐
物力之難勝上不憚兵部尚書王在晉曰大同焚掠宜按臣
勤報不煩旗尉上曰疆事仗一喇嘛僧講款諸文武何為虜
不輕我中國哉劉鴻訓曰講款叔也王在晉曰遼虜十年東
援之兵亡者不歸者不伍今遼餉匱闕或至三年上以問
王家楨對曰延綏關甚問刑部左侍郎丁啟濟以李實事追

取空印奏本為李永貞草上其墨壓硃何未具獄也

七月庚申朔大孝士李標周道登劉鴻訓錢龍錫各進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孝士前大孝士韓煥朱國楨各進太保李國樞太傅劉一燝史繼階朱廷禧各進少師蕭太子太師並賜金幣廕中書舍人

辛酉戶科給事中韓一良上言皇上平臺召對有文官不愛錢之語然今之世何處非用錢之地今之人何官非愛錢之人皇上亦知文官不得愛錢年始以錢進安得不以錢償臣所聞一督撫也非五千金不得道府之美闕非二三千金不得以至州縣并佐貳之闕各有定價內外陞選俱以賄

成而吏部之始進可知也至科道亦以此得之館選亦然今言蠹民者俱歸咎守令之不廉然州縣亦安得廉俸薪幾何上司票取不曰無碍官銀則曰未完紙贖衝塗過客動有書儀至巡按荐謝每百金旁荐五十金其例也近且浮於例遇考滿朝覲或費至三四千金夫此金非天降非地出而欲奢令之廉得乎之大為創懲逮其賍甚者嚴勅諸臣視錢為汚悞錢為禍庶幾不愛錢之風可睹矣

壬戌午刻太白晝見屬楚分

癸亥召廷臣於平臺命韓一良誦前奏嘉獎之吏部尚書王永光請命一良指劾一良以風聞對命五日限奏一良曰命

部科覈被恭未結及权重望輕資俸驟躡或陪推倖照一一臚列即可得其人矣已一良露秦終不盡對

命疏內凡天地祖宗字出格朕毋敢並

甲子侍讀李士張士範削籍庶吉士張星免

乙丑上嘉韓一良清直超遷右僉都御史

工部主事徐爾一訟故經略熊廷弼之寃曰廣寧兵十三萬糧數百萬盡屬王化貞廷弼止援遼兵五十駐右屯去廣寧四百里化貞邀漬獨以五十人至大凌河付之其英慕容垂三萬事独全相類奈何與化貞誤用虜同日道貳乞賜昭雪為勞臣勸不聽

丙寅御史石三畏削籍

己巳吳宗達為吏部右侍郎孔貞運為國子祭酒起張鳳翔吏部左侍郎改周嘉謨太子太保南京吏部尚書李待問為戶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提督漕運
巡撫四川右都御史張論失印彼劾

以滿桂為征西前將軍總兵鎮守大同

張曉進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仍總督宣大

庚午嚴熾皇考遺恩宮臣

癸酉召廷臣及督師袁崇煥於平臺上慰勞甚至崇煥銳而輕每易言天下事上問建人何日可平崇煥漫應曰五年為

期慷慨請兵械轉餉凡吏部用人兵部指揮戶部措餉言路
持論俱與邊臣畫相呼應始可成功上然之賜崇煥食出至
午門或問以五年果效否崇煥曰上期望甚迫故以五年慰
聖心也識者卜其無成時朝議憂皮島毛文龍難馭大李士
錢龍錫過崇煥語及之遂定計而去

乙亥嚴禁私驛

丙子康新民為大理寺卿南居益為戶部右侍郎督理倉場
曹文衛為右副都御史巡撫應天

丁丑御史黃宗昌劾前戶部尚書張我績通政使岳駿声工
科右給事中潘士聞南京戶部右侍郎呂圖南御史王珙皆

魏忠賢遺黨命我績削籍餘免官

誅罪監李永貞籍銀二十九萬

己卯錦州城成

辛巳故吏部尚書張問達予祭葬贈太保廕中書舍人

張士範張星及中書舍人周承禹下刑部獄以承禹泄其旨
也並論城旦

王尊德為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兩廣

壬午海寧蕭山大風雨海鹽溺人畜亡笑傷稼

御史涂保泰免王世鯤削籍

巡撫福建右僉都御史朱一馮免

癸未賜袁崇煥尚方劍

張鶴鳴免改陸完李光祿寺卿

初廣寧塞外有炒化暖免貴英諸部薊鎮三協有三十六家守門諸部所云西虜也皆受我賞建州雖強其勢未大合至是中外迎上指謂通建州並革其賞諸夷已聞然會塞外飢請粟上堅不予且罪闌出者於是東邊諸部群起颺去乃盡折入建州不入漢索矣

甲申遼東寧遠軍乏糧四月因大譟執巡撫右僉都御史畢自肅自肅嘗奏請戶部未發俾卒露刃掛幕府縛自肅及總兵朱梅推官蕪涵淳州同知張世榮置譙樓上捶擊交下自

肅傷殊甚兵備道郭廣新至身翼自肅為解括撫夷金及朋搆得二萬金不厭並借商民足五萬始解自肅草奏引罪走中左所以月丙申自經袁崇煥至宥首惡楊正朝張思順誘捕其黨多廣武及車左右營卒斬十六人治本帥罪有差畢自肅淄川人萬曆丙辰進士軍變時通餉至五十二萬有奇變間削秩其兄戶部尚書自嚴三上章以已官贖弟職不許鄭以偉曰自有東事以來每推一經略一撫出便視之如膜外各袖手旁觀以故胡殺其外法殺其內非無人才也而苦若秋葉之零落里公之殺非胡非法而獨死數百悍卒手不尤痛哉說者或責以恩威之不著大撫不毋若楊

子陵而望其順慈媪不能何威之施起嘉靖至萬曆兵凡六七變如五堡大同遼陽留都浙江寧夏非釀苛培則激火役公皆無焉則且募兵如倒植浮屠欲執其末難矣彼雖撫乎非有韓范窮年塞上之久一旦蜂擁豕突一書生寄其上強則窮奇欲縛其腰使不餐弱則窮脂欲箝其喙使不肉勢必無撫豈非天哉

大學士錢龍錫周道登往德陵

乙酉召廷臣於平臺示御史梁子璠請汰兵餉疏問戶部左侍郎王家楨兵部尚書王在晉何兵餉冒濫至此也二臣各條對上又示韓一良前疏及恭周應秋閻鳴春張翼明褚泰

初等以先後矛盾奪其新秩又示大同總兵渠家楨奏辨失事閣臣言其罪上然之并咎督撫俱弛備

給袁崇煥十萬金資鼓鑄仍發餉金二十萬

丙戌呂維祺為尚書司卿

丁亥誅故錦衣衛左都督田爾耕

戊子故部侍郎臧爾勸贈兵部尚書廕子入國子監

八月己丑朔諭通錢法

庚寅毛文龍慰諭各島值風泊登州

召廷臣於平臺

辛卯以趙率教為總兵鎮守永平薊州

胡世賞為刑部右侍郎呂兆熊為南京戶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總督糧儲

禮部右侍郎徐光啟補日講為之駢補經筵

壬辰上於乾清宮大殿額曰敬天法祖

癸巳御史張三謨言君德無為臣道代終罔知罔兼君德所貴皇上臨下以簡御衆以寬宜摠其大指以責成功令閣臣盡心輔導或有所失言官不能執事關一節無干清議惟當就事論事固不得為輕薄詆毀之言以傷大臣之体大臣亦不得因小言輒去務兼虛公以成休容之風上是之

王象乾仍以少師兼太子太師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督師

宣大禦虜

甲午令吉安人如會典准食淮鹽

南京刑部尚書潘士良免

諭曰朕欲與大小臣工日籌庶務而諸司各有職掌宜召頻繁恐滋耽閣惟是輔臣呼吸相通今除盛暑祈寒之外朕當時御文華殿恭詳章奏

己亥命卹故吏科給事中侯震揚嘉定人庚戌進士天啟壬戌劾沈淮交結客氏盧受之罪至是子炯曾疏請贈太常寺

少卿

壬寅起禮部尚書盛以弘協理詹事府

乙巳起郝王膏兵科給事中侍講徐時泰孫之辨陳其慶並
削籍貢士周錄除名應秋子

丙午神廟德妃許代薨附葬張順妃園

丁未前兵部尚書邵輔忠戶部尚書李精白削籍

上始御文華殿恭詳章奏翰林科道各二人備宣讀中書舍
人二人侍班

戊申吏部尚書王永光言三事貪殘宜戒冊報宜信棟避地
方宜罪從之

己酉彭惟城改南京太常寺少卿

庚戌前遭運戶部尚書郭尚友戶部尚書郭允厚俱聽議前

巡撫山西右僉都御史牟志變御史游鳳翔周維持太僕寺

少卿陳殷俱免戶科給事中陳良訓論其黨逆

建州犯黃泥窪袁崇煥令總兵祖大壽擊卻之斬百八十級

獲馬騾百二十

辛亥周之謙為太常寺卿

壬子編修吳孔嘉削籍孔嘉徵時故怨族人吳養春及登第
因其逆僕訐奏起黃山之案傾陷數百家

御史張汝懋劉薇免

乙卯山西陽和衛地震浹日不止

福建盜竊發劫會昌蔓於上杭武平

九月戊午朔

庚申諭吏部嚴糾貪墨慎選撫按

辛酉御史吳玉恭惠安伯張慶臻賄兵部尚書王在晉閣臣

劉鴻訓及中書舍人田佳璧改勅

癸亥協理京營兵部尚書呂純如免

甲子南京右都御史閔洪學罷

丁卯夜京師地震

戊辰右副都御史許可徵削籍

己巳誠科道官曰朕宏開言路日御文華發奸指佞之疏朝上夕下乃沽譽營私者未盡無人荐舉市恩糾奏鮮實初閱

封章侃然忠讜及朕詰問諉之風聞至不辨忠邪概行論劾使大臣不安其位誰與共理非朕虛懷樂諫推誠茹納之初意也今後務捐積習秉公忠條奏必鑿、可行彈劾必事、有擣使居言路者誠無錯雜之是非豈患司官守者尚有操清之名實治亂在茲各宜忘飭

辛未召廷臣及督師王象乾於平臺問象乾方略對曰揮漢虎墩兔慈英順義王卜石兔哈喇慎白黃台吉俱元小王子之後卜哈二酋俱揮漢分部歲貢自黃台吉與揮漢關遂不貢隆慶庚午俺答受封開市哈白部夷屢掠之去歲卜石兔西走哈喇慎俱被擄白台吉僅身免東投建州其弟跌各兔等

不欲也白台言魂死哈部今無幾朵額衛夷三十六家此日亦當聯絡英哈喇慎可得三萬人諸夷惟永卻下最強約三十餘萬人若合下石兔之兵可禦掉漢上曰捕漢意不受撫何對曰當從容籠絡上曰如不款何象乾密奏語不盡聞也上善之命往英袁崇煥共計象乾請發撫賞銀五萬

甲戌海盜鄭芝龍降工科給事中顏繼祖言芝龍既降當責其報效今後切勿用閩人從之

命錄囚吏部尚書王永光主讞

丁丑故太僕寺少卿周朝瑞贈大理寺卿

戊寅御史毛羽健劾刑部員外郎楊維松驗封司郎中蔡奕琛邪黨

己卯工科給事中顏繼祖言正供之那借宜定犯贓之追法宜提有司之協濟宜力紳之捐助宜均援納之方便宜行濫觴之生祠宜變贅麗之公署宜除士民之義舉宜勸上從之其正供那借監生加納不許

庚辰諭王象乾曰前卿奏昔年款虜合朵顏三十六家布慈兔八大酋費七萬金歲兩市今當倍之且至三十六萬卿可傳示袁崇煥確察以聞

命會極門申刻後母入奏其軍情不論

辛巳予故右僉都御史唐順之謚

壬午大雷電

乙酉予故兵部左侍郎李楠祭壘楠嘗撫陝西有墨聲至佑
奠價咸寧知縣張允登面折以允登清執得民恐而叩之
丙戌裁登萊巡撫罷孫國楨

丁亥謫巡城御史鄧毓祚以括逮人也

揮漢虎墩兔懸與卜石兔永邵卜戰私卜五榜什妻敗走都
令邑令宰生合托氣喇嘛追殺袂夷都司吉能兵馬之半又
屯延寧塞外窮兵追卜石兔而洋請款於督師初請款七萬
今倍溢不敢以聞

旌都城孝女劉氏蓋劉蘭閨女事母張氏不嫁年四十六母

八月沒遂絕粒死之

十月戊子朔己丑召廷臣於文華殿以錦州軍譁袁崇煥請餉
疏示閣臣閣臣求允發上責戶部尚書畢自嚴又曰崇煥前
云汰兵減額今何仍之乎兵部尚書王在晉曰減汰當於來
歲札部右侍郎周延儒曰關門昔防胡今且防兵前寧遠譁
即餉之又錦州馬各邊尤而效之未知其極上問延儒若何
對曰臣非阻發帑今雖予之當益求經久之策上稱善又責
科道官言事失實即召對商確徒具文耳諸臣俱愧謝

庚寅右諭德陳子壯訴父科給事中熙昌寃狀命錄用

辛卯補李遇知許世蓋張鵬雲馬思理給事中

南京陳必謙述前被陷始末及同官王允成黃公輔劉之鳳
徐世業萬言揚等上命一官止荐一人毋贅

申諭邊臣

丁酉魏孝濂訟父吏科都給事中大中寃及兄李泚死孝狀
上命李泚村心祠贈大中太常寺卿

戊戌上御文華殿以御史李懋芳疏兵餉示閣臣李標曰錢
糧內外互相覺察外解責成司府議甚善上命戶部尚書畢
自嚴覈新舊賦額詳奏又出御史李長春論吏部積弊及革
項首充餉閣臣稱善又命御史吳玉讀前劾王在晉失事匿
不報劉鴻訓擅改張慶臻勅書李標請放歸在晉上曰事當

有是非何輕去之也因問惠安伯張慶臻行賄總理京營改
勅事閣臣謝不知上曰卿等先奏請兵部有揭帖何言不知
也隨問慶臻慶臻委之中書上叱曰勅豈可妄增乎問之閣
臣俱謝不知上閱兵部揭帖則劉鴻訓批西房蓋勅書俱舊
稿鴻訓自添入也遂命會推閣員
起熊明遇程正己兵部右侍郎黃龍光為太僕寺卿方孔炤
為職方司郎中

起陳于廷南京右都御史劉澤深為右副都御史巡撫南贛
汀韶

己亥故禮部左侍郎周炳謨贈禮部尚書廕中書舍人予祭

堊謚文簡

兵科給事中熊奮渭御史吳玉謫外前召對奮渭私語上聞而責之

壬寅山東右布政使王化行辭光祿寺卿以河工不聽

甲辰起甄淑太常寺少卿

論停刑

丁未左春坊劉宇亮予告

戊申兵部尚書王在晉免大孝士劉鴻訓伏罪及職方郎中

苗思順俱論死後改戊代州衛中書舍人田佳壁論死

庚戌南京御史陳必謙言前御史劉弘光汪若極門克新俱

媚奸害政章下部議

乙卯漢南盜四百餘人自西當薄略陽勾土賊三千餘人入

畧陽偏漢中官兵追至寧羌階州復還趨洛陽拒戰執閩南

道中軍王道成以追急棄之

丙辰戶部右侍郎王家楨遼東總兵朱梅並落職

十一月戊午朔庚申會推閣員吏部左侍郎成基命禮部右侍郎錢謙益鄭以偉尚書李騰芳孫慎行何如寵等尋禮部尚書溫体仁啣錢謙益訐其天啟初主試浙江賄中錢千秩不

宜枚卜

戶科給事中黃承昊言盜改八事日給商庫價宜額設日禁

私販曰銷舊引曰革商弊曰罷加派曰寬邊粟斗斛曰行邊
腹屯田曰議兩淮票鹽上納之

癸亥召廷臣及溫體仁錢謙益於文華殿體仁謙益相質辨
良久上曰體仁所奏神奸結黨誰也曰謙益黨與甚衆臣不
敢盡言即枚卜之典俱自謙益主持吏科給事中章允儒曰
體仁資深望輕如糾謙益何不先於枚卜也體仁曰前則冷
局今卜相為皇上慎用人耳允儒曰朋黨之說小人以陷君子
先朝可鑒上叱之遂下錦衣衛獄後削籍禮部以錢千秋試
卷呈上責謙益引罪而出命謙益回籍旋除名為民下千秋
于刑部獄遂停放卜李標錢龍錫固請上切責諸臣禮部右

侍郎周延儒亦曰自來會推會議並習故套僅一二主持餘
無所言即言出而禍隨之矣上大稱善

夏允彝曰枚卜一事錢謙益必欲首推而慮周延儒方以
召對得上意惧同推勢必用周力扼而止之不知上果意
在用周不推適啟上疑耳安能力止耶於是黨同之疑中
於上者愈深溫體仁發難而周為之助或云內庭已有為
之應者共費金八萬官府同声以排東林而謙益輩揚揚
不知也倏蒙召對謙益自以為枚卜定於此日矣及入朝

方知有溫疏與錢廷對辨溫言如湧泉而錢頗詘因事出
於意外也先是錢已與韓敬為仇韓固浙人錢欲與試浙

中文震孟曾諷止之錢不之納及應召北上文又勸以緩
一救卜而錢又不納其科場一事寔寬而誣以為罪此不
能拒之觀錢立身才末原不足用而温已首發難端與滿
朝為仇勢不得不自結於上前救一人爭一事上彌信其
公忠而天下元氣凋殘盡矣其操守亦能自勵故上始終
敬信之然與盧杞之清忠強介固其倫也周再出頗反温
之所為而操守豈甚敗壞國事寔在兩人而寔東林過激
以致此遂致天下左衽痛哉

倪元璐曰自神祖中葉以來三四十一年之間朝宁之局則
已三變其始天子靜攝聽君子小人之自戰而不為之理

所謂鼠觸穴中特勇者勝耳故其時君子時勝時敗然君
子雖或不勝而其助亦不衰也其既克寺垣叔小人處必
勝之地君子即亦戢心搏志而甘處不勝不敢復言戰小
人亦不曰戰直曰禽獸之耳然其時君子雖嬰禍患其心
愈益喜曰吾君子也其後魁柄已振握照明法君子小人
皆怵然不敢窮戰而陰制以謀故其時氣戰者敗謀戰者
勝謀陽者敗謀陰者勝凡明主所鉗韃以繩貪人宵類者
小人皆借之以穿君子其君子既禍敗即無可自解曰吾
君子其小人亦不靳歸名君子而但使其無救於禍敗又
可曰非我也法也是故君子之不幸未有甚於此時者矣

乙丑吏科給事中章允儒削籍

辛未召寧陽侯陳光裕襄城伯李守鐫清平伯吳遵周誠意伯劉孔昭於文華殿問京營整理何若各有對上即用守鐫總督京營

甲戌白水縣盜王子順等合東來逃兵偽賈服掠蒲城韓城之孝童淄川鎮時承平久猝被兵入無固志巡撫陝西右僉都御史胡廷宴庸老惡聞盜杖各縣報者曰此飢民也掠至明春後自定矣於是各縣不以聞盜偵知之盜恣劫宜君縣獄走首希溝通白水縣役楊發蒲城王高購邊盜王嘉胤等五六千人分三路掠鄜州延安初西安慶陽延安有山綿亘

曰黃龍山易藪盜是年飢府谷王嘉胤倡亂王子順苗美馬惟鶴李自成等流劫於宜洛間屯清澗臥龍寺司衛事者利其財捕王苗妻子殺於小城場賊憤甚郡延村落成墟李自成者米脂縣隗泉里人初應驛卒使狂逞稍行劫邑令晏子實廉得其狀曰及今不剪終成滔天之惡煩朝廷兵甲也於是杖自成械遊於市至是與同邑張獻忠作亂

甲戌建故刑部尚書

丙子張登為太僕寺卿署少卿事喬承詔為少卿添註

丁丑呂維祺為太常寺少卿

戊寅故刑部尚書王紀贈太子太保謚莊毅廕監蒲城人已

丑進士

庚辰戶部尚書畢自嚴下獄前戶部左侍郎王家楨削籍以
斬餉遼兵再譁也

裁豐城侯李永祚爵

辛巳御史張慎言為太常寺少卿

壬午楊一鵬為大理寺右寺丞

癸未上南郊

援遼總兵毛文龍辭疾不允

十二月丁亥朔左副都御史賈毓祥疾免

己丑大孝士韓煥入朝

武之望總兵錢高諭解之

壬子故右僉都御史劉志選故太僕寺卿梁夢環並論死

御史李嵩勅國子司業陳盟 科給事中張惟一 天啟丁卯至

試浙江試題巍々乎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巍英魏同形以媚

璫也

御史吳姓言京察在途恐遺奸未盡借察以掩其奸若輩非
考功之法所載也如搖動國母偏封三王曰佐逆門戶封疆
借題殺人口害正建祠聚斂要典詆誣曰媚璫矯旨加銜一

歲九遷曰速化此輩若溷入察典非法之平宜命部院科道
彙取前罪職名各註事實合疏請旨特賜處分其職業不修

考察如例上從之

順義王卜石免私通建州

癸丑周順昌子茂蘭訟寃上愍之贈順昌太常寺卿

誅巡撫大同右僉都御史張翼明提兵渠家楨謂舊總督張

曉非所駐城議戍新平堡蔡時方裕昆委咎土人僅以免官

御史陳乾陽蔡李永貞劉若愚事波及趙鳴陽命逮之

前戶部右侍郎許維新卒維新字周翰崇邑人萬曆己丑進

士知澤州甲午進刑部郎中戊戌知寧國改松江癸卯進河

南按察使甲辰察處已補河南道歷任有声癸丑錄卓異甲

寅進尚書司卿調南京遂家居八年光宗初改兵部職方郎

曹珍為戶部右侍郎徐良彥為南京大理寺卿

辛卯起劉宗周為順天府尹

壬辰故左都御史鄒元標贈少保予祭塋立祠謚忠介

加封河神靈應英濟侯

陳子龍曰鄒公歷三朝垂五十載始終一節天下觀其進

退以為治亂雖位登九列立朝不滿載歲何用之難而舍

之易也方其為諫官吏部則以崇大体敦吏治寬民力為

本至熹宗時天下多事公為大臣則勸以勤孝遠佞拔不

羈之才收度外之士若其推賢讓能自少至老孜孜不倦

蓋忠愛之至固時所急期有益於國此豈迂遠難行翹君

以自為名者哉

甲午李騰芳為禮部尚書協理詹事府

乙未禮部右侍郎錢謙益除名連錢千秋

丁酉太僕寺李思誠疾去

己亥官兵勦上杭武平盜大敗之明年二月平

癸卯解李龍為太僕寺卿房可壯為尚書司少卿

以陳洪範為總兵鎮守居庸關昌平

乙巳傅陞陸完李兵部右侍郎協理京營戎政

己酉許成名為總兵鎮守貴州

庚戌固原飢民軍數百人劫州庫掠市捕斬三十二人總督

中尋進右通政光祿寺卿乞休加戶部右侍郎致仕癸酉予

祭葬贈都察院右都御史